

1

“注意脚尖。”充满节奏的律动音乐流泻在不算大的练舞室，满墙的镜面反射出三个身着韵律服，努力明高脚尖跳着基础芭蕾的小小身影。

“手臂举高……下腰，对，再低一点……好，很好！”纪绿缇在一旁顺着节拍拍着手，并细心指点学员注意肢体动作上的瑕疵。

“三三、三三…，”轻柔的嗓音数着节拍，直到音乐结束，纪绿缇才按下CD停止键。“好了，你们今天表现得非常好，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，去换衣服吧！”

三个小朋友鱼贯地走进更衣室换衣服，没多久就换好衣服走了出来。

“小莫、小伟、小臻，来，要不要喝杯老师泡的红茶？”一壶香喷喷的苏格兰红茶出现在纪绿缇手上，她站在窗边的小圆桌前喊道。

“要！”三个小朋友同时张大了嘴回答，并争先恐后地窜到小圆桌前“报到”，迅速的各自拿了一杯占为己有。

“纪老师泡的红茶最好喝了。”头上绑着红色蝴蝶结的女孩轻啜了口红茶，满足的轻叹了声。

“小莫，你最会讨纪老师欢心了！”小伟是三人之中惟一的男孩，他的语气里明显有着妒意。

“真的很好喝嘛！”小莫蹙起眉，寻求同阵线的伙伴。“对不对，小臻？”

“对啊，我妈妈都泡不出跟纪老师一样的味道。”另一个绑马尾的女孩个子比较小，感觉也较静，她眨着大大的圆圆眼，附议小莫的话。

“你们女生都一样啦！”小伟嘟娘归嘟喽，还是一口接一口地喝掉手中的茶。

纪绿缇气定神闲地享用自己冲泡的红茶，完全没把小朋友之间的斗嘴放在心里。

这些孩子都是亲戚朋友介绍到她这儿来学芭蕾舞，他们相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但由于舞房的地点变动和变小的缘故，人数减为三人，但她很喜欢这样的小班教学，这让她有更多的私人空间。

小莫突然皱了下眉说道：“纪老师，我的鞋鞋穿起来有点痛。”

“哦？”纪绿缇挑起细细的柳月眉。“那表示小莫长大了，脚也长大了，纪老师再帮你准备一双新的舞鞋，好不好？”她摸了摸小莫头上的蝴蝶结反问。

“好！”唤作小莫的女孩终于不再皱眉了，她露出甜甜的笑容，很快地喝掉杯子里最后一口茶。

惟一的小男生小伟早就喝光了不算大杯的茶饮，在纪绿缇不算大的套房里前前后后跑过一回，满脸纳闷地问：“纪老师，‘淑女’呢？”

“对啊，我今天都没有看到‘淑女’耶！”小臻眼见两位同学都喝完了，赶紧大口大口喝掉剩下的半杯茶，还不忘附和小伟的疑问。

“喔，对哦！”他们不提，她都忘了今天几乎一整天，都没看到“淑女”的身影。“它跑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淑女”是纪绿缇养的一只母猫，几近浅咖啡色的毛发中，由额上到下腹衬着一条雪白的银带，动作像个优雅的贵族小姐，她唤它“淑女”，也算得上是她的“闺中密友”。

“它不在屋子里。”小伟很快提出“侦查报告”。

“这样啊！”纪绿缇点点头，终于放下茶杯。“可能跑到外面去玩了，没关系，纪老师等一下出去找找看。”只不过她们才搬来不久，它知道这附近有哪儿好玩的吗？

“纪老师，那我们要回家了。”算算时间，回家刚好赶上看“数码宝贝”。

“嗯。”习惯性地送孩子出门，地摸摸每个孩子的头。“小心一点，要当心车子哦！”当然，这也是她的习惯用语之一。

“咦？纪老师，你家隔壁有人搬来了吗？”小伟跑得最快，等几个女生全部走出门口时，他早已越过防火巷，满脸好奇地瞪着另一面与纪绿缇家相似的墙面上，一面堪称簇新的银色招牌。

“贺、蓝、征、信、社？”国小二二年级的小伟中文程度还不错，盯着招牌”字一字念得十分清楚。

“嘎？‘唬烂’征信社？！”小莫瞪大了眼，用台语自行演绎了一遍。“是专门给人家骗钱的ㄟㄣ？”

纪绿缇闻言，忍不住“噗哧”一声笑了出来，她忙用手捂住小嘴，怕自己笑得太没形象。“小莫，别乱讲，让里面的人听到了可不好。”

童言无忌、童言无忌！希望里面住的是位仁人君子，不会跟小孩子一般见识；而且以后大家就是邻居了，千万不要因孩子的无心，造成大家的尴尬。

“哈哈……好好笑！”其它的孩子并不像纪绿缇般想得这么多，他们大肆笑闹，个个笑得直不起身来。

“好了、好了，你们快回家吧，妈妈还在家里等你们呢！”纪绿缇提醒道，心想，待会儿她还得更去找“淑女”呢！

“好，纪老师 Bye Bye！”孩子们边笑边闹，不忘和纪绿缇挥手再见，蹦蹦跳跳地往回家的路上走去。

小莫跑在最前面，陡地回头跟身后的小朋友喊道：“搞不好‘淑女’是跑到那间‘唬烂’征信社里找人聊天呢！”

“‘淑女’才不会跟人聊天。”小伟不屑地轻哼了声。

“淑女”是猫耶，又不是人，哪能跟人聊天？

“我说就会！”

“不会，一定不会！”

“说不定里面的人听得懂‘淑女’的话呢！”小臻突然加进一句，让争吵的两人同时噤了声。

是啊！“唬烂”征信社，说不定真有连猫都能唬的天大本事呢！

■	■	■
■	■	■

他的房子里何时多了一只猫？而且它正大大方方地坐在他用惯的特制大床上——ㄣㄣ？！

那张床还能睡么？还有人敢睡么？

他生气地随手抓起一张纸揉成一团，火大地往那只猫丢去，毕竟他还是忌惮床上那“坨”猫屎，它臭得令人头晕！

“可恶！该死的蠢猫！”他连声诅咒，烦乱地东翻西找，找那个不知被他扔到哪儿去的面纸盒。

他才刚搬来不久，如山的档案和杂物堆得连他自

己都找不到，而这只该死的大笨猫竟敢如此明目张胆地鸠占鹊巢，并大刺刺地在他的地盘上撒野，尤其还是在他最重要的床上！真是……真是他妈的好极了！

最好这只猫是只流浪猫，不然要是让他知道谁是这只蠢猫的主人，他非拧断那家伙的脖子不可！

在他不断的诅咒声中，条地加入一道刺耳的铃声，他愣了下，好不容易弄清楚那个稍嫌陌生的声音来源——租屋附带的电铃。

狠狠地瞪了眼那陀猫屎，仿佛这样可以让那沓秽物平空消失一般，他恼怒地吐了口气，转身走出房间开门。

“找谁？”他正在气头上，也没看清来人是谁，劈头就是毫无善意的两个字。

“呃……”站在门外的纪绿缇吓了一跳，她嗫嚅地踟躇了下，用力吞口口水后，才敢壮大胆子直视眼前那个“高大的巨人”。“对不起，请问你有没有看到……一只猫？”

猫？这个敏感的字眼顿时撞进资蓝平泛疼的心脏，让他忍不住多看了两眼站在他面前，只“长”到他胸口的娇小身影。

她有一头微髻的黑发，衬托着一张瓜子般的清秀小脸，身上的紧身衣看起来像跳舞的韵律服，下身则套了件白色的长裙，腰间用一条粉色的丝带绑着，脚上还穿着拖鞋。

最让他注意的是那双又圆又大的圆圆眼，像极了

那只该死的大笨猫！

她是那只笨猫的主人么？很好，他还没上门寻仇，地倒自己送上门来！

“你哪位？”他好整以暇地以臂环胸，以高高在上的睥睨之姿睨着她的发线。

纪绿缇颤了下。“我、我叫纪绿缇，我在找一只猫，请问你看到它了吗？”她的声音充满企盼，听起来颇为焦急。

“你是那只猫的主人？”他霍地转身进门，留她一个人站在门口，心里暗数一、二、三，笃定她会跟进来。

“是，我是。”纪绿缇果然没让他失望，在他数到二时就已经踩进门槛，而且没忘记为他把门卡上。“对不起，请问你看到它了吗？”她小心地闪过到处堆放的杂物，还得分心跟他对答。

“你住在附近？”他兀自倒了杯咖啡，并举了下向她示意。“要不要来一杯？”不知是故意还是怎地，他就是不肯正面回答她的问题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不了，谢谢。”她愣了下，所有的问题一次回答。

“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大懂。”他轻笑，盯着地啜了口咖啡。

“对不起。”纪绿缇有点羞恼，被他的态度弄得有点尴尬。“我是说，你怎么知道我住在隔壁？然后我说的‘不了’，是指谢谢、不用了的意思。”她正经八百

地将自己的答案重新解释一次。

“原来你住在隔壁啊……”他把尾音拖得长长的，听起来具有浓浓的调侃意味。

“啊？”她微怔，细致的柳月眉微微蹙起，双颊泛起微愠的粉色。“你不是早就知道了？”那干么还多此一问？

“不，我只是猜测你住在附近，并没有说你就住在隔壁。”他觉得跟这个女人说话，还算是件令人心情愉悦的事，稍稍弥补了她的蠢猫所犯的罪大恶极之事。

“喔。”她拧起眉心，她已好久没这么懊恼了，可是这个男人却把她维持了好些年的闲淡心情给弄得一团糟。

“以后别穿著拖鞋乱跑。”回书匹印着贝蒂的性感卡通图案，一看就知道是没见过世面的富家小姐。

“嗯？”她还沮丧着，没听清楚他说了什么。“对不起，你说了什么吗？”

贺蓝平翻翻白眼。开口闭口都是对不起，这女人的修养好得过火！

“我说，你要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你住在哪儿，以后别穿著拖鞋乱跑。”出于无奈，他一字一句咬字清楚，一双黑黝黝的瞳眸紧锁着她不放。

纪绿缇眨着眼，顺着他的话低下头，看到自己拖鞋下光裸的十个脚趾头，登时不自觉地扭绞脚趾，一张瓜子脸烧得火红。

“你一向放那只蠢猫到处撒野的么？”想起床上那

——“坨”，他就感到无比心痛！

“我的猫很优雅，它从来不撒野的！”只不过偶尔抓破她几个抱枕，可是那是因为它要磨爪子嘛，再买就有了。“而且它一点都不蠢！”她骄傲地抬起下巴，视线正好与他对峙。

“优雅？不蠢？！”贺兰平的嘴角抽搐了下，眸底冒出两簇小小的怒火，但巧妙地隐藏在他完美的微笑里。“我偏偏说它是只蠢猫。”

“对不起，先生。”纪绿缇的眼同样冒出两簇怒火，但她却不懂得隐藏。“除非你见过它了，否则请你不要妄下断语！”“淑女”一直是她最好的朋友，他不过是个陌生人，怎能如此诽谤它？！

“贺兰平。”他陡地没头没脑地说了句。

“什么？”纪绿缇一时接不上他的话，脑袋运转的转速有点卡住。

“我的名字，贺兰平。”他不厌其烦地又说一次。

奇怪，他不曾对女人那么有耐心，她是头一个。

“我知道了，贺先生……”

“贺兰是复姓。”他纠正。

“对不起，贺兰先生。”她深吸口气，确定他没有再插话的企图之后，才将未竟的话说完。“请问你见过我的猫吗？”

“我是见过它，那又怎么样？”反而印象更加恶劣，完全看不出她所形容的优点。“你要不要看看它的杰作？”

象死了丈夫的表情，贺兰平便可以轻易猜出她的想法。

“啊？”纪绿缇虚弱地应了声，无比沉痛地用力点两下头，视线始终定在那堆“屎”上面。

淑女每次、“完便便，总会将它们堆成像眼前的情景一样，”佗小山，无庸置疑的，这绝对是淑女的“杰作”。

虽然为了节省猫砂的费用，总是让它、ㄣ在报纸上，可是它都会乖乖地回到它的厕所——浴室里、ㄣㄣ“啊，像现在这样、ㄣ在别人家里还是头一次，更别说是、ㄣ在人家的床上了……

呜——“淑女”，你教妈咪该怎么办才好？呜呜呜……

“很好，那你说该怎么处置这些东西比较好？”他很“尊重”她地问道。

“你……”纪绿缇还有点失神，但她可没忘记自己的好修养。“对不起，你可不可以先告诉我，‘淑女’它在哪里？”她的声音都快哭了。

“‘淑女’？”贺兰平顿了下，霍然明白她的意思。“哦，你说那只笨猫啊？逃走啦！”哪有闯了祸还不跑的？等着向它主人自首么？咕！

“逃走？”她陡地睁大了眼，情急之下揪住他的领口。“你对它做了什么事？”

噢！可怜的“淑女”，它一定是被这个巨人给虐待了，这个人看起来就不像会善待小动物的善男信女，除了被虐之外，她无法想象“逃”这个字眼，会被用

在优雅的“淑女”身上……

“喂，收起你的想象力！”贺兰平没好气地敲了下她的脑袋。“我不过用纸团丢它，喏，证据还在床上呢！”哎——要不是她的表情太过惊恐，他还可以自我催眠成她想剥光他的衣服——这样想心情会好得多。“搞不好它已经回你那儿去了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纪绿缇的眼在瞬间亮了起来，立刻松开他的领口。“那我马上回去找它……啊！”她才刚转身，还来不及跨开步伐，一双健壮的铁臂已不假思索地箝住她的脖子，立刻引来她一声高分贝的惊呼。

“闭上你的嘴！”他附在她耳边低声警告。“别告诉我，你们‘一家子’都是肇事逃逸的混蛋！”

低沉的噪音穿透她敏感的耳膜，她禁不住浑身一颤、几乎窒息。

“对、对不起，贺兰先生……我、我吸不到、氧、气……”她胀红了脸、语不成句，搞不清是因为他的靠近还是缺氧。

直到她哀声求饶，贺兰平才不甘愿地放开她纤细的脖子。

“咳……”纪绿缇深吸了好几口气，中间还因太过紧张而喀咳了几声，好不容易才将失序的呼吸重新导上轨道，让心肺恢复正常氧气供应。

她的眼睫凝着泪，原本那双清灵圆润的眼瞳，因凝结的水气而更显无辜，莫名地让贺兰平烦躁了起来。

“别哭哭啼啼的！”他重重地捶了下墙，又让纪绿

缇惊跳了下，他懊恼地拧起眉心。“你说，这床该怎么办？”

“我……咳！”她才发个音，喉咙又因干涸而咬了声，令她好想喝上一口家里的苏格兰红茶。

“你要说不出解决的办法，我不介意今晚就去隔壁跟你挤同一张床！”他宛如恶魔般说出令人不齿的言论。

纪绿缇狠狠地抽了口凉气。“我、我洗，我负责帮你把床单洗干净！”

“就这样？”他挑起眉，似乎对这个办法不很满意。

“那……那不然，我……我把这个房间、一、一并弄干净？”呜——好想哭哦，他的房间那么乱，等弄好了，她的白嫩小手也泡汤了……

“嗯？”贺兰平挑起眉，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。

他其实很想大笑，因为他本来不过想问问她，这满室冲天的臭气该怎么解决；没想到这小女人自己想偏了，倒是自作主张地加上利息，还是盘算起来比银行利率高的高利贷，实在有趣得紧。

不错、不错，这个买卖，他怎么算都划得来！

“不、不够吗？”纪绿缇不自觉地退一大步，两眼泛起一泡泪，怎么都搞不清自己怎会惹上这个吸血鬼？“多送你一套床单，好不好？”她委屈地又增加筹码。

贺兰平没有反应，只是冷冷地看着她。

一组床单？他倒要看看，这女人可以为那只猫做到什么程度？

“还不够？”她眼里的水气凝成水珠，随时有掉下来的危险，整个人已经贴在刚粉刷好的墙上，像幅美丽的壁画。

纪录缇被他盯得心慌意乱，她咬着唇，过了半晌，仿佛下定决心似地大声说道：“我、大不了我……我把你整个房子都弄干净了，可不可以？”说完赶紧闭上眼睛，就怕他还不足。

贺兰平挑起右眉，显然被她的提议所打动；他无声地走到她面前，认真地审视地如惊弓之鸟、楚楚可怜的委屈神情。

“我还有点小小的不满意。”他低头看她，沙哑地开口。

“什、什么？”这样还不够？她怯怯地睁开眼，心里不断哀嚎：“淑女”！妈咪被你害惨了——

“再加上一个吻就成交。”俯下身，不待她同意与否，性感温热的唇已衔住她惊愕微启的红菱，让她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，包括拒绝——

2

失神地开了猫罐头喂饱闯祸的“淑女”、失神地将练舞室抹过一次、失神地冲过澡、失神地把直长发绑

成两条麻花辫，然后失神地躺到床上。

这一整个晚上的时间，纪绿缇所有的工作都是在失魂落魄之下完成的，整个脑袋里盘据的，是午后那个“惊心动魄”的吻。

那个吻，称之为惊心动魄并不为过，毕竟她从不曾经历过如此震撼人心的肢体接触，更别说是个男人了，而且还是一个初次见面的男人。

为了让他的床单消除异味，现在那组床单还躺在她的洗衣机里，用香喷喷的柔软精泡着，因为即使送去洗衣店洗，最快也得三天才能拿回来，还不如她自己洗来得快，明天将它晒起来，一天就干了。

比较麻烦的是他那张大床，没有意外的，那张床也受到“淑女”的茶毒，而免不了的留些“液体”在上面。

她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重整那张超大号的床，首先先用去渍油将上面染上的污渍给清除掉，然后用此清洁剂和干净的布拼命搓洗，再用厚纸巾将上面的水分吸干，最后才用吹风机把它吹干，让它“尽量”恢复原貌。

可是，最最麻烦的，莫过于那个男人——

虽然她打开窗户，让他房里的臭味散去，但那个男人从头到尾都坚持房里还有异味，他今晚无法在那间充满异味的房里入睡；不得已之下，她只得让步让他登堂入室，现在，他就睡在她宝贝的练舞房。

想起自己的屋子里有个男人，她就忍不住寒毛直

竖、疑神疑鬼，但觉还是要睡的，不然她没办法应付明天接踵而至的劳动——她冲动之下答应的，为他整理那间像被炸弹炸过、没一处整洁的狗窝。

就在纪绿缇昏昏沉沉的即将沉入梦乡，“淑女”安安稳稳地趴俯在她脚边睡着时，令人几乎弹跳而起的敲门声霍地响起，瞬间将她的瞌睡虫成功地赶的——一只都不乘！

“淑女”则机警地钻到她被子下躲藏，反应比她还紧张。

她屏住呼吸，惊惶地瞪着那道仿佛阻隔着妖怪的门板，整床被子盖住鼻端以下，就怕门外的妖怪会破门而入。

“纪绿缇，你睡了么？”贺兰平用力敲着门，好象没把她吵醒不甘心似的。

“有、有事吗？”天！她的声音控制不住地发抖！

“空荡荡的练舞房，你教我怎么睡？好歹也拿床被子、枕头给我吧？”末了，他还以她绝对听得到音量，嘟嘟囔囔地说道：“这算什么待客之道？”

她才没把他当客人！她皱起漂亮的柳月眉。有客人是不请自来的吗？她暗忖，在她成长至今的二十四年里，他是头一个！

心不甘情不愿地由储物柜里抽出备用的薄被和枕头，她行动困难地走到门边，将蓬松的被子和枕头抵着墙，伸手拉开门板，一股脑儿地将他的需要品塞给他。

贺兰平挑起眉，将她递出来的棉制品拽进怀里，还能空出一只手拉住她。“喂，我肚子饿了。”

纪绿缇眨眼再眨眼。“对不起，你说什么？”她以为自己提供他住宿的地方已是仁至义尽，没想到他的要求竟会超出她所设想的范围！

“我说我肚子饿了。”怕她听不懂似的，他拍了拍自己平坦结实的小腹。

“贺先……贺兰先生，”她吸了口气，视线理所当然地顺着他的动作看向他的小腹，并懊恼自己老是忘了他的复姓。“我记得我并没有提供你消夜的义务。”

“叹，以我们的交情，有必要计较那么多么？”他扯开笑容，毫不吝啬地对她放射出十万瓦强力电波。

“我跟你之间没有交情！”她几乎想尖叫了！

“没有么？”他挑起眉，慵懒的黑眸意有所指地凝住她微微发颤的诱人红唇。“我不介意提醒你……”

“不！”忘了礼教和修养，她头一次截断别人未竟的话语。“我可以下面给你吃。”惟恐他的惊人之举再现，她马上想起厨房备用的面条。

“下面”给我吃？贺兰平不甚正经的脑袋自动将她的话演绎成另一个邪恶的意思，他失笑地摇着头，相信以她的单纯，绝对想不到他万恶的念头。

“不好吗？”果然，见他摇着头，她误会了他的意思，不过此误非彼误，她的思想绝对单纯得像块白布，一尘不染。“可是我家里只有面条……不然，稀饭，好不好？”幸好她家里还有一些酱瓜。

“都可以。”他耸耸肩，径自先将必需品丢到练舞房，随后跟在她屁股后面走到客厅里开放式的厨房。“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了。”

“喂？”纪绿缇以为他回房了，他蓦然出声吓了她一大跳。

“你、我、我弄好了再叫你。”他怎么走路跟“淑女”一样，都属于没声音的那一种！她抚着胸口反靠在流理核上。

“你怕什么？我又不会饿到把你吞了。”至少目前不会。他拉了张椅子面对椅背随意坐下，灼热的眼锁住她的慌乱，坏坏地在心里补充一句。

不是他不想，只是铁定吓坏她那颗只有像鱼卵般大的胆子，这样他就少了狩猎的乐趣。

纪绿缇被他盯得浑身不对劲，她忙转身拿锅瓢盛水、开火，决定还是下面，以缩短跟他相处的时间。

“为什么把头发扎起来？”自自然然的不是比较舒服？何况她的头发微灵，看起来还不错，何必多此一举？

“呃，我的头发很硬而且很直，利用睡觉的时间绑成麻花，明天解开后就会松松髻髻的，看起来会柔和些。”她把火开到最大，这样煮得快一点。

“麻烦！”女人就是爱漂亮，在他看起来还不都一样，整理干净、舒服就很好了，干么把自己搞得那么复杂？

纪绿缇没搭理他的评语，拆开面条的外包装后，

随意抓了一把丢到滚烫的开水里。

他无声地走至她身后，在看到那为数不少的面条时挑了下眉。“喂，你养猪啊？”

极突然的，他的声音倏地在她耳边响起，惊得她震了下，拿着筷子的手一滑，正好滑过滚烫的锅瓢边缘，烫得她丢掉筷子迅速缩手。“好烫！”

她的动作很快，但贺兰平的动作更快，几乎在她烫到的瞬间，他立刻抓住她烫红的手凑近同一时间开启的水龙头。“笨！你到底在紧张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”还不都是你害的！她既委屈又疼痛地泛红了眼。

“笨手笨脚的，真不晓得你怎么能长这么大！”他一面帮她冲着水，一面在她耳边叨叨絮絮地念着。

“对不起……”她也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道歉，可是这句话就是控制不住地脱口而出。

“别开口闭口都是对……什么东西？”突地一颗豆大的水珠滴到他的手腕上，他莫名其妙地看向水珠落下的地点，发现那竟是由她眼眶里掉下来的。“喂、喂喂，你哭什么哭啊？”

有没有搞错？！这样就哭了？这女人也未免太脆弱了吧！

“对不起……对不起……”听到他的声音越来越粗，她就不禁道歉个不停。

“喂……”贺兰平还想说此汗么，但就在此刻，煮着面条的锅子陡地冒出大量的白色泡沫，并迅速蔓延

至瓦斯炉上，将瓦斯炉里的火苗弄熄，逼得他不得不放掉她的手，手忙脚乱地绕过她关掉瓦斯。

一时间，纪绿缇就像挣脱了陷阱的野兔，甩着湿淋淋的手由他身边跑开；贺兰平的眼角余光看到她逃离的举动，几乎是反射性动作的长臂一伸，抓住她的手腕

“啊！”他的指尖摩擦到她皮肤表面的红肿，她上几时哀叫出声。

“啊！”她一尖叫，他也跟着大叫，只见“淑女”立刻冲出纪绿缇的房间，闪着绿色幽光的猫眸，圆滚滚地盯着同时喊叫的一对男女，戒备地竖起尾巴和全身的毛发。

“笨猫！看什么看？！进房去！”贺兰平气恼地狠瞪“淑女”一眼，惊得它往后跳了一大步，警告似的“当鸣……”一声。

“你干么对它那么凶？”纪绿缇顾不得手上的灼热，噙着泪水吼他。“我说过，‘淑女’一点都不笨！”

贺兰平噤声半晌，满脸惊奇地瞪着她。

“不错嘛，为了那只猫，你倒是勇气百倍了啊？”他霍地笑了，语气里满是调侃。为了她无聊的坚持，他“尊重”地省去那个“笨”字。

“你……你莫名其妙！”她生气地睐了他一眼，小心地把自己的手由他的大掌里救了出来。“面好了，你是吃还不吃？”她吸吸鼻子，故作镇定地抬高下巴。

“就这样？”一条条煮熟的白色面条，一点调味料

都没有？

“你到底还想要怎么样？”她的脾气彻底被挑起，火大地顶了他一句。

“至少要加个调味料什么的吧？”哟！这女人难得显出自己的脾性，他忍耐一下也是应该的。

“喏，麻酱、炸酱或肉酱，麻烦你自便！”纪绿缇拉出流理台的抽屉，拿出几包随处可买的现成调味包丢给他，然后用没受伤的手抱起“淑女”。“走，‘淑女’，我们去睡觉了。”彩着优雅的脚步，她趾高气昂地走向房间。

贺兰平呆愣地看了看手上的调味包，又看了看她隐入房间的娇小身影，再把视线投向锅内糊成一团的面条，神情有点呆滞。

未几，他看向她用力甩上的房间门板，露出一抹苦笑。

“原来她是只藏有利爪的小野猫啊——”

：

“是，我会尽快通知他跟您联络……是，好的，我已经详细记下来了，是的，谢谢您打电话来，谢谢、谢谢。”

挂上电话，纪绿缇吐了口气，心情无可避免地变得沉郁。

为什么、为什么？为什么她除了得整理这个“三流”的“唬烂征信社”之外，还得帮那个“下流”的

“唬拦侦探”接那多如牛毛的电话？！这根本不是她该做的！

可是那个可恶的男人，他竟这么大刺刺地把他家丢给她，然后就大摇大摆地出门去了？！甚至还把钥匙丢给她？这这这……他到底有没有搞清楚，这到底是谁的家啊？

而且他到底把她当成什么？看门狗吗？

与其当一只称职的看门狗，她宁可当只像“淑女”一般优雅慵懒的猫，起码有个像她这般爱护宠物的女主人。

哎——，她安静恬淡的生活、香馥浓郁的苏格兰红茶、满室的悠扬音乐，现在都让她感觉离自己前所未有的遥远——

她为什么会让自己过得如此悲惨？呜……

重新戴好口罩，她开始试图整理那成堆的文件，那些文件被他捆成一扎一扎的，还有为数不少的零散纸夹散落在地，偏偏她又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归类……哎哟！她真是一个头两个大！

“咱呜……”相较于她的烦躁，“淑女”倒是显得自得其乐许多；它看似愉悦地在客厅的另一角跳来跳去，咪咪呜呜地叫个不停。

看到“淑女”居然能随遇而安地处在这杂乱的环境里，她的心情也莫名地沉淀了下来。既然将这里清理干净已成了她的责任，横竖躲也躲不掉，何况连“淑女”都可以做到，她没道理做不来，是不是？

拿美工刀划开捆绑整齐的文件，才将它们一式排开，想由里面找出相同的关联性好加以分类，不料“淑女”却由它自己的领地一路跳跃而来，向她才摊开的文件展开“攻击”。

“别闹了，‘淑女’，到别的地方玩去。”陡地，几个紊乱花糊的猫掌印，血红地增印在文件上，纪绿缇惊惶地看向“淑女”咖啡色的手脚——事实上，充其量只能称得上是四肢，愕然地发现它们染满了红色的染料。“嘎？怎么会这样啦？！”

她忙乱地冲到“淑女”刚才玩得颇为兴奋的地方，终于找到原因，一个被翻开且践踏得乱七八糟的红色印泥！

她垮下肩膀，再也没有抬起来的力气。“完了……”缓缓地瞥头看向“淑女”，它倒机灵得令人憎恨，因为它早就跑得不见踪影。

死定了！再这么下去，她欠那个“唬烂侦探”的债，要到哪年才还得完呐——

：

贺兰平安静地捧着牠利用一整个早上，努力“搜集”而来，盖着“猫猫手”印章的文件，看起来平静无波；惟一泄漏他情绪波动的，就是他的嘴角了，那处细部肌肉正控制不住地抽搐不止，让偷瞄的纪绿缇心虚不已。

她也不想这样啊！谁让他把印泥乱放？在她的认

知里，放在能让“淑女”玩得到的地方都称之为乱放，她刚才也明白地向他阐述过啦！可是他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，害得她一颗心像提了十五个水桶，七上八下。

“你就不能把那只蠢猫关好么？”他要的是她来帮忙，不必那只蠢猫跟来搅和！

什么“猫猫手”印章？形容得那么可爱有用么？看看他的墙、他的重要文件，哪一件不是被那可恨的猫手印给盖得面目全非？

很好，不，是太好了，这下子它那美丽的女主人可真得“长期”与他牵扯不清了，哈！

“贺兰先生，”千错万错都是她家里的“淑女”闯来的祸，她责无旁贷，但她就是受不了他开口闭口都叫“淑女”“蠢猫”，它可是她最重要的亲人耶！“我承认‘淑女’这次是过分了点，但请你明白一件事，我说过‘淑女’它一点都不蠢！”她深吸口气，再次三令五申。

“它要是不蠢，会一而再地把我的地方搞得乱七八糟么？”他的太阳穴青筋抽跳，显然也在努力压抑火气。

“你的地方本来就乱七八糟了。”纪绿缇忍不住嘀咕了声。

贺兰平眯起眼，盯着她逞强的小嘴。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没，我什么都没说。”她立刻直起微弯的背脊，挺直胸膛佯装事不关己。

“最好是这样。”他低咒了声，翻开加了“官印”、

甚至有些已经粘在一起的文件，他的心情更差了。“那你说，现在该怎么办？”丢掉，然后重新调查？瞧那只蠢猫为他找来多大的麻烦？！

那堆文件有的是某某官员跟情妇常出入的地点，有些则是他们洗黑钱以作为不法勾当的记录；平日看似用不上的文件，一旦牵扯到较为敏感的案件，还是得拿出来好生运用一番，现在看来全都报废了。

“对不起。”她忍住翻白眼的冲动。

为什么她跟这个男人每回见面，几乎都在上演谈判的旧戏码？虽然极没创意，但也是莫可奈何，谁让“淑女”老爱在他的地盘上撒野？回去得再好好地训练一下“淑女”才行了。

“对不起？”他挑起眉，跨过地上的杂物向她靠近一大步，也同时将她逼退了好几个小碎步。“你以为说对不起就能了事么？”

“那……”她不经意被身后整叠的文件绊了下，整个人跌坐在文件上，她气馁地捶了下又厚又硬的纸张。“那老规矩，你说该怎么办好了？”

“怎么？不再扮演委屈的小媳妇啦？”他把手上绉巴巴的纸张丢到邻近的桌上，好笑地以臂环胸，居高临下以嘲笑的态度睥睨她。

“我才没有扮演什么委屈的小媳妇！”她微愠地抬起头，双眼正好与他的裤裆平视，她立刻整个上身往后倾，又惊又窘地羞红了脸。

“你干么？”他莫名其妙地瞪着地的大眼，顺着她

的视线平移至自己的身体，恍然大悟地产生逗弄她的情绪。

“怎么啦？没看过男人的身体么？清纯的小处女。”他弯下身子，厚实的大掌一手按压着膝盖，另一手像登徒子般滑过她细致的脸部轮廓，满意地听到她狠声抽气。

“你……下流！”她生平第一次骂人，骂的还是那么难听的字眼。“谁、谁说我没看过……”男人的身体？噢！她实在说不出那几个字，而且她还当真没看过……没看过成年男子的，不过小男孩的倒可以充充数。

他霍地一把将她捞起，用力压掉两人之间的空气，让她跟自己的身躯紧紧相贴。“看过谁的？嗯？”敛去调笑的意味，他的声音危险了起来。

“贺、贺兰先生。”她惊吓得双手不知该摆到哪儿才好，只想使劲儿推开他，却没勇气触碰他健硕的胸膛，一张脸红得像刚摘下的红苹果。“这似乎……不关你的事，而且，请你放、放开我……”

“这个时候不是该更义正辞严一点么？”他使坏地凑近她羞红得几乎冒出白烟的俏脸，两人的鼻尖因他的靠近而轻触，半合的黑瞳锁住她惊惶交加的圆圆大眼，让她身上淡淡的清香自然充斥鼻间。“还是你，希望我吻你？”

“不……”

她一开口，他的唇便霸道地堵住她，狂蛰凶猛地

吮咬她细嫩的唇瓣，逼她张开菱唇，让他更容易进入探索属于地的甜蜜。

纪绿缇虚软地贴靠在他胸前，双腿几乎使不上站直的力气，只能像软弱的藤蔓依附着他壮硕的身体，任他对自己予取予求。

这个吻持续很久，他吮过她唇内每一处细嫩的肌理，尝尽她口中的每一寸甜蜜，直至肺部急遽抗议，他仍留恋不舍地在她唇角细细舔吮、轻啄……

“你……你不可以……”他怎么可以？怎么可以每次都——

“不能么？那你说我们现在在做什么？”再让她这么支支吾吾下去，要说到哪年才说得出口“接吻”两个字？

“是你……”硬来。

“嘿，我可没强迫你，瞧你不也挺乐在其中的么？”他看着她满布红潮的脸蛋，言词里浮是得意。

“我才不——”不像他说的那般不知羞。

“不怎么？”他胁迫地挑起眉，陡地按住她的臀部，让她感受他亢奋的肌肉。“还是你想再进一步？”

“不！”这下子，她可是完全不顾形象地放声大叫。

“淑女”，你到底在哪里？快点来救妈咪啊！

“小声一点，当心引来群众围观。”他使坏地轻啄一下她的红唇。

她惊白了脸，死命地喊道：“‘淑女’”

说时迟那时快，“淑女”不知打哪儿冒了出来，霍

地跳高弓起的身躯，在贺兰平高壮的身后，伸出白亮亮的利爪，“咧”地一声，不仅抓破了他的衬衫，还留下两道如墙上掌印般火红的痕迹——

3

望着眼前哭哭啼啼的女人，纪绿缇出现短暂的失神。

好不容易才整理好他的屋子，看起来光可鉴人，但由于之前“淑女”“义勇救主”的义举，莫名地让她又加了一条罪无可这的罪状——“唆使恶猫蓄意伤人”，所以她暂时还不能摆脱那个恶棍，得留下来当他征信社里的“义工”。

天晓得，他说的义工不过是骗骗小孩的把戏，讲白话一点，正确的说法应该是“免费劳工”，还得义务帮他料理三餐和接听电话、接待客户；当然，后两项指的是他不在的时候。

因此，她才会有幸面临这种令人不知所措的阵仗

“这位太太……”

“我姓陆。”那位太太哭归哭，还不忘自我介绍。

“呃，陆太太……”

“是陆小姐，我先生姓荀。”和提倡“性恶说”的荀子同姓，多有气质的姓氏阿！

荀先生娶了陆小姐？荀、陆……驯鹿？噢！圣诞老公公的坐骑，多可爱啊！

纪绿缇哑声失笑，不得不佩服自己的联想力，但她绝对没有笑出声的勇气，免得被那恶棍知道了，她又会意上大麻烦。

“好，陆小姐，能不能请你留下联络方式，等贺兰先生回来时，我会请他尽快与你联络。”她字正腔圆且合情合理地要求那位兀自哭泣中的胖太太。

“小姐，难道你不能联络上贺兰先生吗？你知不知道我很急？”胖太太哭花了一张原本描绘得精致的脸，眼线、眼影、腮红全糊成一团不说，连假睫毛都掉了一片粘在颧骨上，令人不胜同情。

“很抱歉，我拨过他的行动电话，但他或许正好在地下室，还是哪个收讯不良的地方，暂时还无法联络到他。”纪绿缇僵着笑，尽量转移自己的注意力。

她的双手在身后扭绞着，她实在很想伸手拿掉胖太太脸上的假睫毛，但她很明白自己不能这么做，这只会让胖太太更加伤心而已，因此为了不让自己的双手轻举妄动，她只得将它们藏在身后，并努力不让它们“独立行动”，以免造成遗憾。

“小姐，请问贺兰先生总是这么忙吗？”胖太太一面哭，一面用高级手帕擦拭眼泪，看起来好不可怜。

“呃，就我所知，是的。”不然他干么老是跑得不

见人影，老放着他的屋子让她“顾家”？

“呜……哇——”胖太太闲言，陡地放声大哭了起来。

“噢？！”纪绿缇顿时傻了眼，她不明白胖太太为何突然嚎啕大哭？“胖、不，驯鹿……呃，陆小姐，我知道你很急，但”直这么哭也不是办法嘛！”她手忙脚乱地找来面纸，整整一盒“砰”地一声放在伤心的胖太太面前。

“我哭，是因为我怕贺兰先生没空帮我啊！”胖太太很顺手地抽走面纸擦泪，因为她的手帕都湿了，也沾了许多糊成”团的粉块。“你不是说他很忙？”

“嗯，是我说的没错……”眼见胖太太的眼眶里水气乱窜，纪绿缇一颗心又慌乱了起来。“啊，你别又哭了，我说他很忙并不表示他没空帮你啊！”

“你知不知道，如果我不是真的没办法了，我也不会来找贺兰先生。”胖太太吸了口气，总算止住泪水，但另一片假睫毛也掉在另一边的颧骨上，形成更好笑的情景。

“是。”现在除了说是，纪绿缇不晓得自己该说什么。还有，她很想拿下胖太太的假睫毛，非常想。

“我嫁给我老公快三十年了，从他还是一个穷小子开始，我就不顾家里反对执意嫁给他，两个人胼手胝足地建立起一个小家庭，当时日子真的过得很苦，但我们的感情却很好。”

或许是压抑太久需要宣泄，胖太太开始叨叨叙述

自己和丈夫的过往，她似乎陷入以往快乐的回忆，还算漂亮的嘴角泛起浅浅的笑。

“嗯。”纪绿缇安静地听着，却有点头皮发麻的预感；感觉这种故事的下场都不是很好，因为八点档和有线电视几乎每天都在演，而且连广播剧都逃不过。

“慢慢的，小孩子长大了，家境也开始变得宽裕，这时候他不再是当年那个穷酸的小伙子，他懂得打扮、懂得交际，虽然大部分都是我教他的，但他的领悟力很强，加上现在有点年纪了，逐渐散发出成熟中年男子的魅力。”胖太太脸上漾起淡淡的红晕，仿佛还是个小女人。

“喔。”纪绿缇抖瑟了下。看吧，越听越不对，她开始有不祥预感即将实现的心理准备……

“身边有了点钱，加上出手大方，很快的便吸引很多女人的注意；因为有了比较，他开始嫌弃我……嫌我胖、上不了台面、带不出门，甚至”胖太太又开始哭了，但她这次却再也说不下去，只是抽噎不止。

纪绿缇叹了口气，极不愿意地承认，自己一向不甚灵敏的第六感“噩梦成真”了。

“陆小姐，别哭了。”那些都是男人的借口，一旦有了另一个温柔乡、变了心，什么难听话都说得出口，甚至不惜伤了和自己共同努力的糟糠妻。

她抽了张面纸为胖太太擦掉眼泪，并顺势不着痕迹地为她擦掉那两片粘在颧骨上的假睫毛，不然即使她很愿表达自己内心的同情，也很难做到诚心以待，

这对眼前这位女士而言，是种无法被原谅的亵渎。

“小姐，我是真的很需要贺兰先生的帮助。”胖太太陡地抓住纪绿缇的手，用力之大令她皱起柳月眉。“是朋友介绍我来找贺兰先生的，我希望他可以挽救我岌岌可危的婚姻……”

“陆小姐，我……”实在无能为力啊！

“我知道你的难处，可是我真的很需要贺兰先生的帮忙上胖太太眼里出现一股决心，仿佛纪绿缇就是可以为她解决麻烦的救世主。

“对不起，陆小姐，我想冒昧地请问你一件事。”纪绿缇深吸口气，仿佛下了什么重大的决定。“你先生既然都变心了，你……还要他回头吗？”

想想女人真是悲哀，都已经走到这个地步，却总还是希望早已变了心的老公能够回头，回到自己身边，但没了心，回头有用吗？

她还不到像胖太太这般的年纪，也不曾经历过她这般刻骨铭心的感情，她实在无法跟胖太太站在一个同等的立场来看待这件事，尤其是她口里名为老公的那个男人。

胖太太愣了下，眼里闪过一丝复杂，之后，客厅陷入一阵沉闷。

“我一直找不到机会跟他谈这个问题，如果……如果他再也不要这个家，那我……不强求，就让他自主吧！”过了好久，胖太太才淡淡地开了口。

直至此刻，纪绿缇突然感到对这位太太有了新一

层的认识，她忍不住哽咽地问道：“你放得下吗？”

胖太太摇了摇头。“就像你所说的，男人的心都不在了，留着他有用吗？我只希望他能讲清楚，不要就这么卡在那里，让一家人都痛苦。”

“陆小姐……”似乎能感受到对方的痛，纪绿缇不禁握住胖太太的手，失声痛哭了起来。

就这样，两个女人抱头痛哭，直到贺兰平踩进门槛……

： ； ；

“你也真是的，别人的事也值得你哭的那么伤心么？”贺兰平倒了杯咖啡递给她，顺便丢盒面纸到她面前。

“可是……人家、就、是忍不、住嘛……”她哭红了一张瓜子脸，两颗圆圆眼红肿得像泡过水的澎大海，气息更是吐纳得乱七八糟。

“喝杯咖啡定定神。”吐了口气，他都不晓得该拿她怎么办好了。

她摇摇头。“我、带了、红茶……”不知怎地，她就是喝不惯那种黑色的饮料，即使加了奶精也一样，所以她很认命地由家里带了心爱的苏格兰红茶到他这里，毕竟目前她大部分的时间都滞留在他家。

贺兰平耸耸肩，随意找了张椅子坐下，看她忙碌地开始烧水、煮茶。

“你……接不接陆小姐的案子？”泡好茶，她为自

己倒了一杯，气息也总算调得平顺，才走到他身边的另一张椅子坐下。

冷睨了她一眼，他不答反问：“有关系么？”

“呃，当然决定权在你，成不成都无关我的事。”她压下心头淡淡的难过，认真地看着他的侧脸。“可是我还是希望你可以帮帮忙。”

“喔。”他可有可无地应道，双眼无神地盯着墙。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不觉得……她很可怜吗？”她知道自己的同情心太过泛滥，可是她就是控制不住地想起胖太太那张泪湿的大花脸。

“类似的案子每天至少发生一、二十件，你要我怎么帮？”说清高点，是挽救不幸女人的婚姻危机，其实不过是“抓猴”的无聊勾当，虽然台湾的征信社大多赖此维生，可是他很想听听她的理由。

就算是陈腔滥调也无妨，他只是想听听她的声音，让她多对自己讲讲话。

“可是她上门来找你啦！”这就是她跟别人不同的地方，毕竟不是每个不幸的女人都会上门来找他的呀！

“我可没在招牌上写着‘来者不拒’。”意思就是，他还有很大的选择空间。

“但是她哭得那么可怜……”

“每个女人遇到这种事都会哭的，差别在于明着哭还是背地里哭。”外遇的行为等于背叛，背叛感情、背叛婚姻，而人类最难解的课题以“背叛”排第一名，

所以十个女人九个会为了另一半的背叛而哭，惟一的一个例外是女方外遇，哭的那个变成男人，如此而已。

“你怎能说得如此无情？”她简直不敢相信这会有血有肉的人所说的话。

“难不成要我哭得跟你一样么？”他没好气地睐了她一眼。“那我的征信社早就倒闭了。”谁敢把麻烦事交给动不动就哭得淅沥哗啦的侦探调查？一点说服力都没有！

“我哭是因为我伤心啊！”她胀红了脸，激动地捧紧手上的杯子。

“是喽，所以那位胖女士之所以会哭，也是因为她伤心嘛！”依此类推，没一个例外，真够没创意的了！

“她伤心是因为她老公外遇嘛！”所以情有可原。

“嗯。”他应了声，再次睨了她一眼。“你咧？你老公也外遇啦？”他嘲讽道。

“我……我不一样啦！”她又还没结婚，哪来的老公啊？而且他是不是恶意诅咒她？万一她以后真遭此不幸，打死她都不会来找这个“唬拦侦探”帮忙！

“哪里不一样？”还不都是女人，才会这么爱哭。

“都是女人嘛，女人同情女人也是应该的啊！”她理所当然这么认为，没道理同为女人还互相为难嘛！

“是喔，那她老公外遇的对象也是女人，她怎么不同情原配，还要去勾引人家的丈夫？”这女人的思维真够单纯的了，转向思考这种事她都不懂？！

“我、我怎么知道？”她又没当过第三者，哪知道

那种女人的心态？“说不定……是她老公自己去招惹人家的。”这也不是不可能的，不是吗？

“所以问题在她老公身上。”他叹了口气，转头看向她。“我们非得谈论这么无趣的问题么？”

“那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”她心跳了下，无措地轻啜一口红茶。

“很多啊！”说到这个，他的兴致就来了。他把椅子连屁股整个往她的位置挪了”大步。“譬如……谈谈情、说说爱，都好过这些没营养的话题。”

“谁、谁要跟你——谈情说爱？”她低下头，几乎将瓜子脸埋进杯子里。

“你啊！”看着她的发旋、泛红的耳廓，他的心情越来越好。“这里就我们俩，你说不跟你谈，我还能跟谁该？”他猜想她低垂的脸庞，大概红得像刚成熟的柿子般可口，口腔自然地分泌出嘴馋的唾液。

“嗯……你……你到底帮不帮忙？”她的眼左右乱转，转来转去转回原来的话题。

贺兰乎翻个大白眼。他都说得这么白了，这个女人还在躲个什么劲儿啊？很好，越是得不到的，就会让人越想得到，他倒要看看她的龟壳能让她藏多久？

“一句话，你怎么说？”说的人负全责，他等着她主动往陷阱里跳。

“我？”她愣住，怎么，刚才她说得不够清楚吗？“我当然说好啊！”她就是想叫他帮忙的嘛！到底他都听到哪里去了？

“好，你说好就好。”他勾起嘴角微微笑了。“那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了。”

“交给我？！”她惊愕地瞪大眼，早忘了他说的谈情说爱。“我什么都不会，怎么能交给我？”

天呐！地啊！她要有这本事，还犯得着在这边苦苦哀求他吗？她老早就一马当先地冲去调查了！

“我可以当你的‘助手’。”他露出狐狸般的笑容，计谋得逞！

“助手？”她像只鹦鹉般不断重复他的话尾。“真要有个助手也应该是我的工作，怎轮得到你这个正牌侦探来当？”他的思路到底是怎么转的？她为什么一点都搞不懂？

“嗯，好啊！”他点着头，表示受教。“那么，恭喜你获得贺兰征信社头号助手这个工作。”任务达成，他笑得得意极了。

“嘎？！”纪绿缇张大小嘴，完全合不起来。

贺兰平体贴地给她平复思绪的机会，走到客厅里接待客户用的三人座沙发上趴下，动了动屁股找到一个最舒服的姿势。

“来，你来一下。”他躺好后向她招招手，脸上露出无害的微笑。

“干么？”她犹豫了下，不争气地靠了过去，嘴里还不断地自言自语。“为什么这回我又变成他的助手了？这原本不关我的事啊，为何又会落到我头上呢？”

这回她没做错事，更没说错话，而“淑女”也没

开祸，为什么她还得承担这个责任？

她是不是又莫名其妙让他给蒙了？

要再这么下去，她会不会有天被他给卖了，自己回退帮他数钞票呢？

“别念了，这么年轻就像个老太婆一样唠叨。”他把双臂交叠垫在下颚，舒服地闭上双眼。“来，到我背上坐坐。”他开始下达指令。

“坐？！”她瞪大双眼，像看恐龙般瞪他。“你疯了！我为什么要坐你背上？”

“你就这么点重量，不整个人坐到我背上，怎能平抚我肩背的酸痛呢？”他理所当然地拍了拍肩，示意她直接坐上来。

“我为什么要帮你……平抚肩背的酸痛？”她可不知道自己还有这项工作！

“呐，助手就跟学徒的意思是一样的，你既然是我的助手，就该听我的命令行动。”她必须先学会服从他的命令，之后他就可以……为所欲为喽！

“我、我不会！”她从没做过这种事！

“怎么不会，不过让你坐上来罢了。”快点，他的背快酸死了。

“我又不是按摩女郎。”他怎么可以这么过分？她已经作诸多让步了，他竟敢得寸进尺？真是本省人所讲的“软土深掘”。“我拒绝。”

“嗯哼。”他依旧闭着眼，像准备好享受三温暖女郎的按摩服务一般。“你的意思是，我也可以拒绝喽？”

他指的是胖太太那件案子。

“你怎么可以这样？”她不敢相信地蹲在他身边，小手死命地推挤他的肩膀。“你刚才分明答应我了！”君子该言而有信，他怎能失信于她？除非他是小人！

“嗯，我记得刚才也有人才答应成为助手的，不是吗？”他动了下头，用下颚抵住交叠的双掌。

“我、我没答应啊！”她什么时候答应了？分明是他自己决定的。

“好，那我也没答应接陆小姐那件案子。”他可不来君子那一套，反正没有任何东西或任何人可以证明他答应了什么。

现代这个社会，凡事都得讲求证据呐！

“贺兰先生！”气死人了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啦？！

“平。”他发了个单音。

“什、什么？”他说了什么平？是说她……胸部很平吗？她不自觉看向自己的胸部，开始哀悼自己的“平坦”。

“我的名字，你看到哪儿去了？”他看似闭着眼，但对她的举动却了若指掌。

“没什么。”她羞红了脸，暗骂自己胡思乱想。“嗯，我知道你的名字啊，贺兰平嘛。”唬烂平；她在心里补了一句。

“不要再叫我贺兰先生了，多生疏。”那是留给别人叫的，但不包括她在内。

“喔。”她的心又开始乱跳了。“我该回去了。”除

了每周三下午的教舞时间外，她已经好几天没练舞了，不禁开始想念跳舞的时光和流汗的感觉。

“喂，你什么都还没做就要走了么？”那他躺那么好看干么？“小绿缇。”

纪绿缇闻言浑身一颤了下。“不要这样叫我！”她猛地回头喊道，鸡皮疙瘩掉了整客厅。

“你觉得还有比小绿缇更好的称呼么？”他低笑，没理会她的神经质。

“贺兰平！”她好想拿拖鞋丢他。

“嗯，我不介意你去掉我的姓氏。”他闲闲地说，再次拍拍自己的肩。“你到底来不来？不来我可要去睡了，之前说的统统都不算。”还作势打了个阿欠。

什么来不来？听起来暧昧极了！她不满地蹙起眉心。

“我……”她还犹豫着，毕竟她从没“坐”在男人身上过。

“想想陆小姐那张脸吧。”他怀心地加深她不可救药的同情心。“给你三秒钟，一、二……”

“好嘛、好嘛！”她心不甘情不愿地走回他身边，看着地的背，她不禁吞了口口水。

纪绿缇犹豫再三，怎么也无法放下身段坐在他背上。

“三——”

纪绿缇闭上眼，在他的威胁下，索性跳起来把臀部用力压上他的背，恶作剧般地想听到他杀猪般的哀

嚎——

“喔——”他如她所愿的呻吟出声，却全不是她所期待的。“好舒服哦，继续。”他满足地下了第二道指令。

很不幸的，纪绿缇在依此方式连续“坐”了他二十分钟，坐得她的屁屁都麻痹了之后，他终于善心大发，答应“纵虎归山”喽——

4

厚重的外套包里着纤瘦的身材，一改平日长裙打扮，换穿牛仔裤、布鞋，长发全绾进头上的鸭舌帽里，最后戴上墨镜、口罩，纪绿缇才算是准备好她的“抓猴装备”，精神奕奕地冲到贺兰征信社报到。

“你干么穿成这样？”贺兰平从床上被她挖起来，一睁开眼见到她堪称“怪异”的装扮，忍不住抱着枕头大笑出声。

她紧张兮兮地拿下口罩说道：“我们不是要去跟踪陆小姐的先生吗？当然不能让他发现！”尤其不能被看到脸。

“你这样才更容易让他发现。”现在才初秋，她穿得跟刚从北极逃难出来的没两样，要不被发现才有鬼，

血翻个白眼，起身准备穿衣。

“啊！”看到他光着身子起床，她吓得花容失色，忙用十指把脸遮起来。“你……你怎么没穿衣服？”暴露狂！变态狂！色情狂——她的脑海闪过许多以“狂”字结尾的字眼，不过没一个好词。

“干么那么紧张？”他慵懒地捞起挂在床尾的长裤，先把下半身打理好，免得她回屋没出门就吓晕了。“穿衣服睡觉有碍健康，连这点常识都不懂？”他笑，笑她的大惊小怪。

“歪理！”她羞愧地出声反驳，在看到 he 裸露的上身后，才发现自己因激动而忘了遮住双眼，忙又扬起十指盖住眼睛。“你快点把衣服穿起来啦！”

贺兰平哼了口气，走到她面前扯开她厚重的外套。

“啊！”她又惊叫了声，抓紧被他扯开的衣领。“你干么脱人家衣服？不要脸！”他不爱穿衣服是他的事，但她可是惜肉如金，才不像 he 动不动就裸着身体现肌肉，爱现鬼！

“你总得替我这个做助手的想想，跟你这种乌龙侦探出门，万一跟踪不成反被当成偷窥狂抓起来，那可真是得不偿失啊！”

没理会她的大惊小怪，他快手快脚地扯掉她的外套、墨镜和鸭舌帽，只留下穿在外套底下轻便的 T 恤和牛仔裤，最后顺手将墨镜挂在她 T 恤的领口上。

“嗯，这样好多了。”他搓搓冒出短髭的下巴，趁她还手忙脚乱地抱着被拿下来的配件时偷到个响亮的

颈吻，之后便转身走进浴室。

纪绿缇呆滞地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浴室的那扇门后，有点害羞，又有点无措地轻轻抚过被他吻过的脸颊。

他为什么老爱吻她？像这种“普通级”的啄吻，出现频率之高已经让她数不清次数，还有那种恐怖至极的“限制级”热烈深吻……每回总让她心跳加倍、手脚发软、浑身无力，搞不清今夕是何夕——

她泛起一阵哆嗦，忙搓着手臂责怪自己不知羞；像她这种受过淑女教育的女孩，怎可被那可恶的邻居三不五时、突如其来的吻给唬烂过去？不行，下次绝对不……呃，不对，是绝对没有下次了！

贺兰平走出浴室，由衣橱里抽出与她几乎同样式的白色T恤，随意套上后戴起帅气的POLO墨镜，微笑地揽上她的肩。“好，出发！”

才走出巷口，迎面一个西装笔挺的男士走来，一见到纪绿缇便热给地凑上前来。

“小缇，你要出门啊？你去哪里，我送你。”男子显然把高头大马的贺兰平晾在一旁，完全没注意到他跟纪绿缇走在一块儿。

“表哥？”纪绿缇愣了下，不意在此时遇到他。“对不起，你找我有事吗？”她秉持一贯的好修养，那三个字依旧是她的口头禅。

“自从姨妈、姨丈走了之后，好一阵子没见你了，你知道我一向很忙，今天好不容易抽出空来找你，不

纪绿缇双腿微软地下了车，她不曾坐过如贺兰平骑得像云霄飞车般的机车，让她头晕得难受，只能攀附着贺兰平的手臂进入旅馆，根本没注意两人进入什么地方。

“小姐，我们是刚刚进来那位荀先生的朋友，他忘了点东西，交代我帮他带过来，顺便麻烦你给我们之间隔壁的房间。”贺兰平拿下墨镜，慵懒的眼神若有似无地对柜抬女服务生放电，半点心虚的感觉都没有，可见他说谎说得十分熟练。

“这样吗？”女服务生被他电得有点发麻，两颊泛起红晕，慌乱地拿出一把钥匙。“嗯，荀先生是三三三房，这是三三二房的钥匙。”末了，还嫉妒地瞪了纪绿缇一眼。

“谢啦！”贺兰平轻佻地送上一记飞吻，随即拉着神智不清的纪绿缇坐电梯到三楼。

推开三三二房的房门，他拍了拍纪绿缇的脸，顺手将门关上。“工作了，小绿缇。”

“嘎？”纪绿缇甩甩头，终于发现自己处在一间粉红色的房间。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好奇怪的粉红啊！不全是淡粉色，隐约有点萤光的感觉，看起来……很暧昧！

“汽车旅馆。”贺兰平拿出一些装备，开始动手“侦查”。

纪绿缇吸了好大一口气，不敢相信地瞪着他。“你……你想干什么？”他为什么带她来这种地方？她问得

声音都发颤了。

“白痴啊你！我们当然是跟踪荀乐元到这儿来的，你以为我想做什么？”他没好气地吼道。

真受不了那个荀乐元，还当真找了间跟他名字谐音的“寻乐园”汽车旅馆，真不晓得他在想收汗么？

还有这个蠢女人，骑坐小绵羊也会晕车？还量得整张脸色发白，她要敢给他吐吐看，他绝对把她跟吐出来的东西一起冲进马桶！

她的忘性可真好得过火，竟然问他要干什么？当然是办事……办事？！他的动作顿了下，陡地漾起一抹邪恶的笑容。

“哦——小绿缇，你不会是想歪了吧？好啊，如果你有‘需要’的话，我随时可以奉陪。”

“你、你少乱讲！”三魂差点没被他吓掉七魄，她羞红了脸，整个人紧张的贴在墙面上。“那……人呢？”

荀先生真的在这里吗？那他们如此登堂入室，不就被当场“抓包”了吗？好奇怪，到底是谁抓谁呢？

“隔壁。”他不晓得塞了什么东西进口袋，越过她就要开门。“你等我一下。”

“喂！”她下意识地拉住他的手。“那我、我现在要做什么？”不要啊！她不敢一个人待在这个怪怪的房间，超怪的粉红色、超大的床，看起来就浑身不对劲。

“脱光衣服在床上等我。”他挑起眉，恶意吓唬她。

“啊——”大色狼！就知道他没安好心眼！

“要死啦！”贺兰平手忙脚乱地捂住她放声尖叫的

嘴。“你想把旅馆里的所有人都叫出来操奔么？闭嘴啦！”天哪！想到那种“盛况”，他就想昏倒来得省事。“我吓唬你的，不要鸡猫子乱叫懂不懂？”

她既慌乱又委屈地点点头。谁叫他动不动就爱唬她？明知道她胆子比老鼠还要小的说，真是个人如其名的恶棍。

“在房里等我！”他又交代了声。再不去布线，这趟就算白来了，谁知道那个苟乐元是不是“三秒钟”？呸！

“你……你要快点回来喔……”她眼里闪着一泡泪，像被人遗弃路边的孩子。

“知道了。”他粗里粗气地应道，转身开门离去。

纪绿缇在房里无措地来回踱步，她不晓得贺兰平这一去会去多久，有点无力地坐在床上，然后，她发现床尾那台超大屏幕的电视。

看看电视会不会让时间过得比较快？她试着让心里的不安降到最低，便拿起遥控器按开电视。

“喔——对，就是那里……”陡地喇叭里传出女人痛苦的呻吟声，逐渐转为清晰的屏幕里，出现一张痛苦皱眉的女人脸孔。“啊……快、快一点……”

纪绿缇眨眨眼，心跳莫名地加快，忍不住又眨了几下眼，直到镜头拉开，露出另一个交叠的男子，重点部位还有刺目的马赛克。

“嘎？”纪绿缇紧紧地把手遥控器拽在胸前，呼吸变得急促起来。

这这这……这就是人家说的“咸湿片”吗？好可怕，那个女人为什么看起来那般痛苦？杂志里不都说做那种事是件很舒服的事吗？为什么看起来跟想象的都不一样？

“舒服吗？”男人的身体汗流浹背地前后冲撞，看起来也是满脸痛苦。“骚货，我就知道你爱死了！”嘴里满是邪淫的话语，男人仍冲撞个不停。

纪绿缇几乎停止呼吸。吓死人了！他怎么说这么下流的话？会不会……会不会

男人在做那件事时，都会说这种可怕到令人想昏倒的话？太恐怖了！

“啊啊……”女人没有答腔，”径儿哀叫个不停。

超诡异！那两个人看起来都好象痛苦得快要死掉的样子，为什么他们还要继续

做下去？她实在搞不懂那些一人的脑袋在想什么？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她不知不觉越

来越靠近，整张脸都快贴在屏幕上了。

“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，你现在在做什么？”身后霍地传来如鬼魅般的男声，

扰乱她的研究思绪。

“我在研究……”咦？咦？！怎么有人在说话？她蓦然瞪大了眼，差点被电视的

辐射线弄瞎了眼。“呃……你不会是……贺兰平吧？”

噢！让她“屎”了吧！他怎么挑这种时间回来

啦?!这下子脸丢大了!

“嗯哼。”贺兰平轻哼了声，伸手直接按掉电视开关。“除了我还有谁?”

他一走进来，就看到她整个心神全被电视吸引住了。这种地方会有什么营养的

节目?全部都是限制级的锁码台，这女人还看得津津有味，真不晓得她的脑子是单

纯还是淫荡，不过以她平日的表现，十成十一跳不开第一种可能。

“哈……哈哈，你、你回来啦?”她干笑着，根本没有面对他的勇气。

“好看么?”他就蹲在她身后，正好将她半跪的身体，圈在电视漆黑的屏幕和

他伸出来的长臂之间。“小绿缇。”他恶意在她耳边吹气，低沉的嗓音显得危险又慵懒。

“呵、呵呵，我、我什么都没看到。”她紧张地缩起肩，圆圆大眼眯了眯，因他突来的靠近竖起全身寒毛。“你事情……办好了?”

她没有说谎，因为剧里的男女重点部位都被马赛克挡住了，所以视同没看见。

“还没。”他碰都还没碰到她，怎么可能“办事”?

“那你、回来干么?”她其实想说的是，干么挑这个时间回来?呜……好想哭喔!

“不回来怎么‘办事’?”哎，他就知道这妮子哪壶不开提哪壶，分明两个人

的“办事”意义完全不同。之但不就抓到你做坏事了么？而且她是现行犯。

“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……”

“不是故意，会看得这么聚精会神，连我进门了都没发现？”嗯，她真香。他

凑近她的颈窝，闻嗅她身上散发的自然馨香。

“我、我……对不起。”突如其来的贴近、莫名其妙的道歉，她紧张得不断结巴。

“我宁可选择实质的道歉方式。”指尖蓦然扣住她小巧的下巴，让她仰起头、微侧着脸承接他狂猛的亲吻；其实地根本没错，这只是他利用来索吻的借口。

又来了！纪绿缇的脑子一片天旋地转，她怎么也无法习惯他的亲吻所带来的强烈热流，每回总让她浑身酥软、欲振乏力，连半点抗拒的力量都没有。

温热的唇、灼人的舌，一寸寸吮过她无力反抗的檀口，两人的气味在彼此的鼻间混成一股燃烧的气流，倏地升高粉红色房间内的温度。

他的舌勾着她的，诱引她生涩纯真的笨拙反应，像被催眠了似的，她怯怯地回应他的挑逗，湿润的濡沫完全引爆情欲失控。

略粗的大掌覆上她胸前挺俏的浑圆，他迫不及待地将地塞在牛仔裤里的T恤拉出腰际，手指像滑溜的蛇般，畅行无阻地窜上她胸前的隆起，隔着蕾丝布料揉抚她敏感的顶端，另一双不安分的手掌贴着地半跪着的大腿，游移在她微敞的腿部内侧

“啊……”喉咙深处冒出似曾相识的低吟，她不禁警觉地瞪大眼眸。

“放松，用心感觉它。”感觉她的身体变得紧绷，他更加卖力地挑动她生涩的感官，火热的气息不断扰乱她一瞬而起的戒心，成功地让她再次瘫软。

“贺兰、平……你……你到底在做、什么？”她的脑袋就像濒死的机器，逐渐失去思考的功能，只能感觉体内不断窜起的热潮。

他在她身上施了什么法术？为什么她完全使不上力？

“吻你，小绿缇。”嘴角勾起邪魅的弧度，火热的舌滑过她敏感的耳廓，满意地感觉她泛起一阵哆嗦。

贴着她光滑肌肤的指尖由蕾丝布料钻进她耸起的高丘，不费吹灰之力地找到他想要的最高点，粗糙的掌心没敢躁进地降低她的戒备，贴抚着腿部的指逐渐爬上腰际，不着痕迹地解开她裤头上的钮扣。

“不要……我、我使不上力……”她没办法把话说得完整，瘫在他怀里的身躯像具被抽走生命力的布娃娃，只能任他摆布。

“站得起来么？”他问。

甚至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，她无力地摇着头，全然的酥软令她无所适从。

利落地抱起她走到床边，将她放在满是粉色的圆形大床上，看起来更觉秀色可餐。

“真美。”食指滑过她凹陷的锁骨中心，闪着炽热

火焰的黑眸贪婪地搜索着即

将属于他的领地。

纪绿缇下意识避开他闪动的眸，那深邃的黑瞳此刻流泻着她所不懂的流光，那

令人浑身发烫、止不住颤抖的流光……

“想不想试试销魂的滋味？”俯下身，他沙哑且危险的嗓音像丝绒般滑进她敏

感的耳膜，不容许她有丝毫的逃避。

“我不、不懂你在说什么？”几乎被他的声音吓得屏住呼吸，她无措地侧弯并

蜷起身躯，整张脸全埋进粉色的枕头里。

“你——喜欢当鸵鸟？”他泛起一抹微笑，笑她孩子气的举止，修长的指由她

后颈沿着脊背中央一字滑下，感觉她的身体绷紧得像颗化石。

她说不出话来，背脊随着他的移动而发烫，她抗拒地埋在枕头里猛摇头。

“看都敢看了，难道你不敢做？”这个女人拥有最柔软的心肠，却也有最倔强的脾性，对她不能硬来，但可“循循善诱”。

“噢……别再说了！”她羞红了脸，差点没将枕头烧出个洞来。

“你缺氧了，来，我帮你做 CPR。”迅速将她由枕头里拯救出来，不由分说地堵上她诱人的红唇，再次引爆逐渐失温的冲动。

纪录缇羞愤地抡着小拳头捶打他的肩、背，可是这男人的肌肉像石头做的，反倒打得她手都疼了；打没几下，她也没兴致再打了，反正他看起来不怎么痛痒，不过自己受累罢了。

“不错，CPR 力真有效，的确让你有精神多了。”他得了便宜还卖乖，口头上不忘多占点便宜。

“你好过分！”她恼怒地瞪他，火大地推了他一把。“走开啦！我要回去了！”

她很清楚自己不能再留在这里，不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，他们俩都心知肚

：：明。

“嘿！那可不行。”他拉住她欲起身的腰肢。“隔壁还没完事，你不想做个半途而废、不负责任的助手吧！”微一施力，她便又跌进他怀里。

“什么助手？我根本帮不上忙，你让我回去！”她这次可没敢再让自己虚软下去，用力地扭动身体。“而且你怎么知道隔壁还没……”完事？GOD！她竟然说不出口！

“我没必要骗你！”他像变魔术般由耳朵里掏出一个耳机，硬是塞进她的耳里。“你自己听听看！”

“喔……快、再用力一点……”透过耳膜，女人恍若痛苦的呻吟清楚地传进她健康的耳膜里。

“你……”她不敢置信地瞪大双眼，指控地瞪着他。“你竟然装窃听器！”他是怎么办到的？真是……

5

接下来的局势一发不可收拾，完全跳脱纪绿缇所能想象的范围之外。

几乎没给她任何思考的空间，他快速地脱掉她身上的长袖T恤，长臂绕到她背后单手一挑，轻而易举地挑开她蕾丝胸罩的背扣，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姿抽走她包覆浑圆的单薄衣料，瞬间让她雪白的上身裸露在微凉的空气中。

“你……你做什么啦？！”与空气的接触让她的理智迅速归位，她惊羞交加的以手臂环胸，不自觉将双峰挤压出更为诱人的凹陷阴影。

贺兰平自是没有答腔，炽热袍墨坠坠发现命临徕丁毫不收郎槩璠荠稳瑞械T微忸怩的娇胴，放肆的眼掠过她胸前迷人的乳沟，压覆在手臂下的是圆润平实的小腹，小巧玲珑的肚脐眼暴露在之前被他悄悄解开的裤头之间，若隐若现的春色更令他热血贲张得几近难以控制。

还好，他还算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，不会像色狼般急色地扑噬眼前的美色，他

喜欢慢慢地撩拨她，让她主动投怀送抱，心悦诚

服地瘫软在他的男性魅力之下。“你不是想学？我当然得认真地教会你。”他说得理所当然，三、两下剥光自己的衣服挨近她，健壮的身躯只留下一条黑色的子弹内裤。

一堆衣物夹杂着她的与他的，全数被他一股脑儿地丢得老远。

“学……”她双眼圆睁，不自觉顶着床铺往后挪移数寸。“偷装窃听器要脱光衣服？那我不学了！”她的声音尖锐了几度，充满了不可置信。

他才出去多久？要先把衣服脱光，装好窃听器后再把衣服穿戴整齐，她很怀疑他可以在那段不算长的时间里，完成这些一繁复的动作。

“啊？”贺兰平愣住了。直到此时，他才弄懂她想学的是哪门子的技巧。“你学那种东西做什么？人又用不到！”她只要管好她的芭蕾舞教室就行了，没事学那种八百年用不到的技能，根本毫无用武之地嘛！

“多学一点总是好的嘛！”臀部再后移一寸，悄悄地拉起被角，她需要更多安全感。

“好啊，那我就多教你一点。”欺近一步，他乐得遵从她好学的本性。

“不要啦！衣服还给我，我要回家！”她急忙翻身滚了一大圈，整个人躲到床边的角落，不巧让自己反而卡在毫无后路的危险境地。

“你也听到啦，隔壁还没完，说不定我们还得在这里待上一、两个小时。”那副耳机和窃听器材早被他连

同衣服丢得老远，他可没那闲情逸致去把它捡回来。“要捡你自己去捡。”他以眼神示意，领着她的视线看向那堆衣物。

“那、那……”那该怎么办好？

要去拿衣服，就得越过他，可是这会儿她不仅上身没有任何遮蔽物，连牛仔裤都卡在臀围间要掉不掉的，就算她有那个胆量站起来，也难保长裤会好好地“粘”在她腿上。

“干嘛躲那么远？”他没好气地盘腿坐在床上，一双黑不见底的瞳仁依旧光炽如火地瞅着她。“我可不会勉强女人，要走你尽管走好了。”虽说她的没情趣惹得他有点泄气，可她这副模样，实在……撩人得紧！

她紧贴着墙，心里还考虑着该怎么越过他，才能不受侵扰地顺利拿回衣服，倏地耳朵贴着的墙面隐隐传来暧昧的呻吟，惊得她马上移开耳朵，狐疑地瞪着那道“会发声”的粉墙。

“你、你有没有、听到什么声音？”那个声音越来越大，听起来跟刚才电视里及耳机里的极为相似，惹得她寒毛直竖。

“什么声音？”他掏掏耳朵，索性躺在床上双腿交叠，毫不在意自己的“男色”被她看得透彻。

“那个、那个……”她紧张兮兮地指着墙面，一张瓜子脸胀得火红，看他一脸莫名其妙，仿佛当真不曾听到任何奇奇怪怪的声音，她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现幻听的毛病。“怪、怪怪的声音。”她艰涩地吞下喉

中硬块，声音微颤。

贺兰平用手指比了个噤声的动作，凝住心神仔细听个透彻，没多久便嗤笑出声。这种声音在这里比比皆是，别大惊小怪！”

“……喔。”她绷紧全身的肌肉，动都没敢动一下，就怕他临时改变主意，又想对她做那种邪恶至极的事。

躺了五分钟，隔壁的呻吟声就在耳边响了五分钟，眠了眼一张脸越来越红的纪绿缇，贺兰平终于”跃而起，善心大发地捞起衣服丢给她。“穿上。”

纪绿缇几乎喜极而泣，她局促地拉回自己的衣服，背着他快速地将衣着穿戴整齐。

“过来。”他则套上长裤，拍了拍床沿示意她坐好；看她眼底戒备再现，他翻翻白眼叹了口气。“我不是说过不会勉强你了么？来啦！”抓住她的手腕，像拎小鸡般把她放在床沿摆好。

“做什么？”有了他的保证，纪绿缇紧绷的神经慢慢地放松。

这个男人嘴巴是坏了点，老爱对她动手动脚又好色，没事就压榨她的劳力和体力，可他还算得上是个好人，起码他不会女人动粗。

她很明白，以刚才那种状况，任何小摩擦都有可能擦枪走火，但是他却忍了下来，只因为她没点头。

男人在这种时候应该都是很冲动的吧？虽然她没啥经验，但粗浅的认知她还有，就因为他的自我约束力，她对他不算少的好感又增加一分。

“这么坐着也不是办法，不如你就看看电视，消磨、消磨时间。”而他可以睡个觉。

他把遥控器交给她，双腿挂在地板，呈倒 L 形躺平，睡觉。他没有特殊睡癖，在哪儿都能睡，而且三秒钟搞定。

没多久，均匀的轻鼾便由床上浅浅地传了开来。

纪绿缇愣愣地看着手上的遥控器，又愣愣地看向他马上熟睡的脸，最后将视线走在手上那支仿佛会咬人的遥控器上。

他才说那种影片没营养，怎么一转眼又叫她看电视了？会不会只是其中一台“有颜色”，其实还有其它频道可以看？

怀着探险的心情，她小心翼翼地扭开电视，并快速转到别台，可惜她失望了，不管转到哪个频道，清一色全是限制级的麻辣片，看得她莫名其妙地浑身发热。

脸红心跳地关掉电视，她在房里左看右瞄，总算找到一件“正事”可以做——看他。

看他睡觉比看电视来得营养，也比看着碍眼的粉色房间来得舒服，这是在眼睛粘在他脸上后，她在心里郑重下的结论。

他是个好看的男人。虽然从第一次见面开始，两人之间的摩擦总是不断，但她从没否认他是个好看的男人。

浓而密的黑发，几缕不听话的发丝覆盖着他饱满

的额头，而且他有鬓角，像猫王的那一种，性格又有型；相对的，他的眉和睫毛同样浓而密，粗犷的眉显现出他不甚良善的脾气，长而微发的睫毛则令她嫉妒，那几乎比她的还要长。

挺直的鼻梁衬着性感微翘的薄唇，凹陷的人中以命相学来说，表示他活得长命；呈小麦色的皮肤，该是长时间曝露在阳光下所呈现的健康色彩，整体而言，他是个性感得令女人想尖叫的男人。

她有想触摸他的冲动；这不该只是他的专利，为了回报他动不动在自己身上乱摸的轻浮举止，她应该也有触摸他的权利。伸出手掌在他脸部前面挥了两下，很高兴他没有转醒的迹象，她深吸口气，放纵自己的指尖轻抚他性格的脸部轮廓。

原来男人的肌肤摸起来与自己是这般不同；有点粗，却不似有些人的皮肤有些坑洞，他的皮肤摸起来很平滑，触感不错。

像模上瘾了似的，她着魔地滑过他的眉心、鼻梁，缓缓地滑过他的鼻头，碰触地深陷的人中，在摸到他的唇之前顿了下。

天！她的心跳得乱七八糟！

应该没什么关系吧？他看起来睡得很熟，像是不容易被扰醒，就让她放肆一次吧！

顺着他明显的唇线，她的指微颤地游移在他的双唇之间，视线不由自主地跟着指尖移动，丝绒般的触感让她微微闪神，直到指尖传来一阵轻麻的刺痛，才

将她迷惑的思绪拉回现实。

“你偷摸我。”不知何时睁开的黑瞳锁住她慌乱的眼，贺兰平开口指控。

“对、对不起……”她不是故意的！原以为他不会醒，她才会如此放纵，她真的没料到 he 总会在节骨眼上发现她做的“坏事”。

怎么老是这句词儿？贺兰平欲哭无泪。

“给我个理由，我考虑要不要原谅你。”要命！她这么一摸，让他之前好不容易平息的欲火又冲动了起来，他真该放过这只秀色可餐的小绵羊么？“想清楚再说，要是说服不了我，我们就把之前没做完的事办完。”

他承认自己有点乘人之危，可偏偏这女人就吃这一套；他不是傻瓜，要不好好运用这点，得等到哪年才能碰她？

“这、怎么可以？！”很诡异地，他如此威迫，她并不感到害怕，反而是心头小鹿乱撞，这层认知让她惊羞交加，羞红了脸。

“给你一分钟。”计时开始。

“我、我无聊嘛！”揪紧小拳头，手心开始冒汗。

“五十秒。”否决。

“那个……电视节目很可怕，不堪入目。”这个理由够正当了吧？

“三十秒。”犹豫之间，多扣五秒，否决。

“真的！我没有说谎！”红潮胀上耳翼，她要申诉！

“嗯，十五秒。”他低吟，再扣十五秒，否决不变。

“呃……嗯……”支吾其辞，总不能说自己贪恋“男色”吧？教她如何说得出口？

“最后五秒。”他咧开嘴笑，不论她说什么，答案只有一个，就是否决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心跳越来越快，她几乎可以听见自己如擂鼓般的心跳。

“时间到。”慵懒的眼对上她，不容她逃避地抬高她低垂的小脸。“准备好了么？”嘿嘿！这下她可逃不了了！

纪绿缇紧张地摇着头，所有血液逆流，逼得她粉颈一片绯红。

“可怜的女人。”他摇头叹息，对她烧红的小脸吹了口气，看能不能吹走她脸上的红云。“怎么办呢？我该怎么下手才好？”语气里充满毫无诚意的怜悯。

“你……废话少说！”羞恼的白眼凶狠地瞪向他。

“这么凶？”挑起眉，恍若在她身上看到那只忠勇护主的蠢猫。“女人要温柔点，男人才会疼呐”

“沙猪！”她骄傲地撇开头，可惜脸上的腴色将她的气势破坏无遗。

“可以开始了么？”原本还想多逗她一会儿，可她不同平日柔顺的模样，更令他想快点驯服这只倔强的小野猫，当然，以他认同的方式。

“……随、随便你！”话一出口她就后悔了，没事逞什么能呢？这下可真得成为他的盘中餐了。

双眉齐挑，他好笑地不轻不重推了她一把，正好让她倒到床上躺平。“那就来吧！”像只动作敏捷的豹子，他火热的手掌已平贴在她腰际，在地适才没有塞进裤头的衣服里。

她闭上眼，任由他将才穿好不到二十分钟的衣服，重新丢到之前那个碍眼的位置。

都是这个该死的房间，害她满脑子的异色思想，竟隐隐之间有了偷尝禁果的冲动。反正地也没交过男朋友，既然看他还觉得顺眼，不如……就给他吧！

滑过胴体的手掌带着强烈的热力，很快地让她再次燃烧起来，和之前的经验不同的是，他以唇舌代替恼人的指，令她不由自主且生涩地响应他。

“唔……”当他啃咬轻舔她胸前的红莓，她逸出虚软的娇吟。

“喜欢么？”他喜欢听她的声音，那让他更加亢奋。

“别问……”那会令她想起影片里男人的下流言辞，她无法确定自己的心脏可以承受他性感的唇说出类似的言语。

“不问怎么知道你的感觉？”他可不是自己舒服就不顾女性感受的男人，他坚持要得到她的响应。“说实话。”

“你好烦……”她无助地攀住他的颈，拉下他的头，赐予他火热的吻。

她想让他闭嘴。

贺兰平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他愉悦地接受她

的主动，并以纯熟的舌挑勾她笨拙的舌尖，大方地邀请她与之共舞，直到她几乎热晕了过去。

“我喜欢你的主动。”这女人不是普通的倔强，而他享受到征服的快感。“把腿张开。”两只腿夹那么紧，他要怎么给她快乐？

“不要说得那么粗俗！”她气喘地指责。

眉一挑，轻浮的表情尽出。“那么，请将你美丽的双腿打开。”他不介意换个优雅的字眼，横竖意思是一样的。

“你就不能闭嘴吗？”她快被他逼疯了。

“很难。”低沉的笑在她胸口间传开，沿着大腿往上攀升的手掌直逼禁区。

“噢……”她无力地低呻了声。这个男人的嘴巴果然很难控制，她放弃了。

炽热的唇舌在她身上点燃簇簇火苗，拇指按压着腿间柔软的敏感点，当她无法阻止地泛起春潮，邪恶的指缓缓地入侵湿热的甬道。

“啊……”说不出的骚动在心头泛滥，压抑不住地，她发出如小猫般轻柔的叫声。

额际冒出豆大的汗粒，他强制压住下腹的冲动，带欲的黑眸紧锁着地迷蒙的眼，像珍视喜爱的宝贝，小心翼翼地加快长指抽撤的速度，让她体验全然的快感。

“呜……”强烈的火花在体内炸开，一瞬间，她似乎能了解影片里女人的痛苦表情，那混杂着炽热和极

端敏感，是一种完全的释放，令人想哭。

“舒服么？”感觉她花径的凝缩紧紧吸附着他入侵的指，他紧绷地明知故问。

“讨厌！”她以手掩面，不敢让他看清自己的表情。

“这样就讨厌，那待会儿你不更讨厌？”笑意使他胸口震荡。

女人就爱说反话，她更是个中翘楚，稳拿后冠。

“叫你别说的嘛！讨厌鬼！”她佯装凶狠地瞪他，在看到 he 额上的汗珠时愣了下。“你怎么流那么多汗？人家不都说女人是水做的吗？在她看来，他才是水做的，不然打哪儿冒出那么多汗水？

“等一下流的汗会更多。”他苦笑，快速剥除自己惟一的遮蔽物。

“啊！”她羞涩地惊呼出声，头一回看清全裸的“猛男”。

“怕什么？”他使坏地拉着她的手，让她触摸身上长年运动下来的结实肌肉。“你都让我看光了，我当然得回报一下。”

“噢……真是够了。”她翻着白眼，小手却依恋地流连在他壮硕的胸口。

他真的跟自己很不一样，起码“硬度”就不同。

“你学得很快。”他眯起眼，压抑冲上喉咙的呻吟。

她无辜地眨巴水眸，不晓得自己学了什么值得他这么夸赞。

他拉开她白嫩的腿，让自己的阳刚轻触地湿润的

柔软。“忍耐点。”

忍耐？她蹙起眉，还来不及理清他话里的涵义，一股强大的冲力在下体间撕裂开来，当场逼出她眼里的水气。

“好痛！”她惊喘出声，无法理解他带给自己的痛楚。

为什么跟刚才的感觉完全不同？早知道就不跟他做了！

“乖。”吮去她颊边的泪，他安分地停留在她体内，不敢轻举妄动。“这是由女孩变成女人的必经过程。”

他是男人，无法体会那种磨人的痛楚，只能尽力让她的疼痛减到最低；这是上帝特别厚爱男人的地方，男人只有欢愉，没有痛苦。

“大坏蛋……”她嚤嚤地哭泣着，控制不住泪水的奔流。

“可怜的小绿缇。”爱怜的吻不断地落在她的脸和身上，试图引开她的注意力，也企图引爆她的需求。“我保证下回不会让你这么痛了。”

“你还敢想有下回？”她边哭边吼。“以后不准你碰我！”该死的房间、该死的他，所有她说不出口的粗话全在心里骂过一回。

再好的修养都让这撕心裂肺的痛给逼得荡然无存！他默不作声，由着她去发泄怒火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反正他没答应，以后多得是机会可以一亲芳泽。

耐心地等待终究得到甜美的果实。紧蹙的柳月眉

逐渐放松，苍白的唇瓣渐次恢复平日的红润，粉色再次跃上她迷人的娇胴，他明白冲锋陷阵的时刻已然到来。

“好点了么？”小心一点总是好的，为了不让佳人再度痛哭失声，他多此”问。

沉默。

“我要开始喽。”他提醒。

还是沉默。

既然等不到她的响应，他自作主张且轻缓地退出，然后腰部一沉，舍不得离开她紧实的花径太久。

“啊……”

很好，得到一个单音，听起来还算悦耳。

他试着再来一次。

“唔……”她咬紧牙关，却止不住喉咙发出的呻吟。

满意的笑纹在他唇边蒙开，他渐次加快动作，得到越来越多悦耳的单音节，这让他更为卖力，制造出更多的热力和汗水，执意让她融化。

“你、你轻一点……”几乎用尽全身的力且里，她好不容易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。

“很难。”他惜字如金，在被自己汗水拓湿的娇胴上吮出斑斑印记。

“可是我……”没力气了。

“我知道，感受我，你会喜欢的。”他自信的近乎自大。

粉色的房间、粗喘的男人、虚软无力的女人，构筑着无边春色。

没有人想起此行的目的！所有心力浸没在取悦对方的企图里，直至炫目的火光占领喘息、愉悦的躯体

啊，该是去收拾侦查成果的时候了。

6

“寻乐园”事件终于告一段落。

据说陆小姐在收到贺兰平交给她的录音机和偷拍的“艳色”录像带之后，再度哭花了那张粉铺的脸和眼睫上那两条刺目的假睫毛，当场付清侦查费用，不管贺兰平的反应，兀自哭得好不伤心。

她思忖，自己既然无法像美国女人，在抓到另一半外遇时，冲动地拿冲锋枪将那对奸夫淫妇扫射至死；也无法做到如日本女人般委曲求全，苦苦哀求丈夫回头；更无法像法国开放的民风，在撞见老公偷香时，大方地说声“对不起，打扰了，请继续”，因此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一对珍爱的儿女身上。

还好，陆小姐的孩子都站在捍卫母亲的立场，一双成年的儿子女儿主动带着“证据”与荀乐元摊牌，

亲情攻势加上泪水银弹齐发，让“不法走私”的荀乐元在子女面前痛哭失声、大声忏悔。

以荀乐元的说法，他的心还是留在自个儿的家里，不过因为一时迷惑于多彩多姿的花花世界，才会心猿意马铸下大错，不是真心想弃结发妻于不顾，并且允诺从此不再出轨，将把所有心力重新放在维系家庭和乐的要务之上。

任务圆满达成，理论上身为受益者的贺兰平该是春风得意，毕竟口袋里“麦克麦克”，新台币入袋为安。但出乎意料之外，他的情绪竟火爆得像只浑身绑了炸药的公牛，令纪绿缇头痛万分。

“来来来，你给我说清楚，你好好地给我说个一清二楚！”高大的身躯在不甚宽广的客厅来回踱步，充分散发出迫人的紧窒感。

“我说过很多次了。”灌了口最爱的苏格兰红茶，她亟需补充口腔里的水份。

“你说了很多次没错，我也听了很多次！”他止住脚步重重地哼了口气，两手插腰，在坐着的纪绿缇眼里更像个高大的巨人。“可是我还是搞不懂那个什么表哥，怎么会变成你的未婚夫？！”

该死的女人！他们都有了肌肤之亲，她才平空冒出一个未婚夫，这是怎样的一团混乱呐！怎能不教人抓狂？！

“呃，表哥的母亲，也就是那位远房的阿姨，她说是打小跟我父母约定好的，说我长大要嫁给表哥。”她

老老实实在地重述了 N 遍，这男人就是不懂，烦死人了！

“别人随便说说，你就随便听听？你到底有没有大脑啊？”这种事能随便说、随便听的么？那他要说她纪绿缇是贺兰平的老婆，她也不反对喽？呸！

“才不是随便听呢！”最讨厌、最讨厌他了，每回都说人家笨！“人家律师有证明文件，证明此事不假。”

“哪来的律师？”他用那双像鹰的眼，犀利地瞪她。

这可有趣了，若说是小时候的约定，大概就是口头上打打趣，又不是古代，还有什么信物可以为证，不太可能有律师的证明文件；何况现在是二十一世纪，早就不流行那套了，以他敏感的侦探本能来看，这件事八成大有文章。

“阿姨派来的律师啊！”她一脸天真地回望他。

说不出为什么，她现在似乎不再像以前那般怕他了。或许是看清了会叫的狗不会咬人，他大多是虚张声势而已，所以不是很怕，只有一点点怕。

“你的律师呢？你爸妈走的时候，留了什么东西给你？”经过他长期训练下来的探问方式，得知她父母在几年前的空难便一起归天了，还好她父母的观念还算开明，每回出远门之前都会立下备用遗嘱以防万一，没想到还真有派上用场的一天。

“好像有个什么信托基金之类的。”叹了口气，她永远搞不懂那些密密麻麻的繁琐条文。“你问这个干什么？”

“我好奇你那位远房阿姨、表哥的动机。”事出必

有因。据她说那些人已经很久没联络了，现在却突然跑出来攀亲带戚，他怀疑那份信托基金才是他们真正觊觎的目标。

“你神经病。”她笑骂。“阴谋论者。”侦探当久了，会不是成了职业病？

“难不成你真的想嫁那家伙？”说到这个，他就忍不住冒火。

“人家有名有姓，你不要那家伙、那家伙地乱叫，真没礼貌。”她不认同地蹙

起秀眉，根本没把嫁不嫁表哥的问题放进心里，优雅地啜了口茶。

“你说他叫什么来着？”他气昏头了，哪还有那个头脑去记得情敌的名字？

“牛乃堂。”她漾起一抹笑，不顶讨厌这个名字。

“听起来就像吃软饭的。”管他是牛奶糖还是牛皮糖，反正他就是对那姓牛的家伙没好感，连带地讨厌他的名字。

“贺兰平。”她扬声警告。

他吐了口气，不再挑衅她高贵的修养。“给我你律师的联络方式。”

“干么？”她听话地由皮包里拿出随身携带的名片，末了还狐疑地问了句。

“侵占你的信托基金啦！笨！”抢过名片一瞄，好家伙，他认识的，这下事情会变得简单得多。“好了，还给你。”

“这么快？”她瞪大眼，收回名片。“你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吗？”这样还做什么侦探？去教速读速记，像电视明星陈俊生开的那种加强记忆的补习班，不是钱赚得比较快？也不用那么辛苦的去跟监了。

“要你管！”他就是气她，到这地步才让他知道这些事。“你不怕我真强占了你父母留给你的信托基金？”就说这女人没脑袋吧，搞不好被卖了还替人数钱！

“你不会。”她甜甜一笑，拿起一旁的水壶将红茶注入杯里。“我相信你。”

说不出原因，她就是相信他不是那种会做偷蒙拐骗的小人……呃，充其量偷听、偷拍、偷偷跟踪，不过那是他的工作，也算是造福人群的行业之一，毕竟真的有人需要。

贺兰平定定地看着她，心头滑过一丝悸动。

她是笨了点、倔强了点，算不上漂亮且单纯得过火，可偏偏她是这般善解人意，像朵小小的解语花，不妖艳芳香，却淡淡地腻人、莫名上瘾。

在她身旁坐下，亲昵地搂住她的肩。“我不会让你嫁给那颗牛奶糖○”

“啊！别来！”她紧张地护住杯子，就怕刚倒好的红茶倒得满身湿。

“喂，要亲热请先记得把门关好。”霍地门口传来杀风景的男音，迅速攫住两人的目光。“警觉性真差，你这样还能做侦探么？”

“擎宇？”贺兰平看清来者，发现他手上拎着一只眼熟的动物。

“‘淑女’！”纪绿缇冲到男子身边，高兴地由男子手里抢回心爱的小猫。“你又乱跑了，害我到处找不到你！”

看到她欢天喜地地抱着猫走进客厅，褚擎宇倚着门框问：“她是你的女人？”

贺兰平笑而不答，抬手看表。“嘿！有没有搞错？这个时间你会出门？”褚擎宇是夜间工作者，典型的夜猫子，现在“才”下午两点，吃错药才那么“早”起。

吕厄不是被那只该死的猫害的！”没事在他对面那女人的花架上啾啾乱叫，吵得他都无法睡得安心。

贺兰平和褚擎宇是多年好友，也是事业伙伴，索性在租屋时向老王租了一、二楼，贺兰平因为要开门做生意，选择一楼可当店面，而凡事都“无所谓”的褚擎宇则居住在二楼。

领着他走进门，贺兰平给两人各倒了杯咖啡。“它做了什么？”学着纪绿缇平日的动作，优雅地喝了一口。

“叫春。”还叫得挺久，耳朵都快长茧了。

贺兰平才含进嘴里的咖啡霎时全喷了出来，立即引来纪绿缇的侧目。

“你不会正好是那只公猫吧？”他悻悻然地抽取面纸将“案发证据”清理干净，嘲讽地睐了褚擎宇一眼。

“去你的！”褚擎宇才不管纪绿缇怎么想，反正那

女人跟他没关系。“你被驯服得不错。”生活习惯看似改变不少。

“闭上你的牛嘴！”褚擎宇是 PUB 里的当家酒保兼股东，身为另一位股东的贺兰平常戏称他为“牛郎”，多少靠那张漂亮脸皮赚女人的钱。

“你要我说多少次？”褚擎宇最受不了他自以为是的幽默，回敬他一记冷眼。

“好，我知道你是不‘外卖’的，总可以了吧？”
“呾！计较那么多干么？”

“你到底在忙什么？就不能拨点时间到店里帮忙么？”店里的事务都交给他一个人打点，有人合伙是这么干的么？未免太轻松了吧？！

“我又没有你那‘美丽’的皮相，省省吧！”偶尔去喝个小酒还可以，叫他对那些花痴女调酒优笑，他可做不来。

褚擎宇眯起眼，隆仁闪过危险的眸光。“小心你的用词。”他最恨别人把美丽、漂亮等形容女人的形容词套用在他身上。

“又不会少一块肉，什么毛病？”损损他罢了，又不损他迷人的皮相，干么小器得紧！

“请喝茶。”纪录缇顾着跟“淑女”玩，不怎么注意他们之间的谈话；不过她发现褚擎宇的咖啡似乎动都没动，大方地端上一杯爱心红茶与客人分享。

“谢谢。”褚擎宇一反进门时的难看脸色，扯出一抹颠倒众生的迷人柔笑。

“啊。”纪绿缇眨眨眼，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。“你笑起来真漂亮。”

一时间，褚擎宇漾着笑纹的嘴角抽搐了下，贺兰平则是忍俊不禁地放声大笑。

“呃，对不起，我说错了什么吗？”面对表情迥异的两个男人，纪绿缇察觉自己似乎是说了不该说的话。

“没，无所谓。”褚擎宇自讨没趣地撇撇嘴，不好对自家兄弟的女人发火。

“喔，那你们聊，我该回去上课了。”今天是周三，她得跟那三个小萝卜头约会跳芭蕾。

抱起“淑女”，她优雅地转身离开，留下两个大眼瞪小眼的男人。

“看起来修养很好。”褚擎宇端起红茶嗅闻着，淡淡地表达意见。

“嗯。”不知不觉提高生活品质。

“配你太可惜了。”听清楚，是“太可惜”而不是“有点可惜”，差两个字天差地别；先让他高兴一下，再把他踹入地狱。

“你是太久欠修理，皮在痒了，是不？”贺兰平挑起眉问道。

“是很久没练拳头了。”褚擎宇放下红茶，挑衅地对上他的眼。

“那就来吧！”

两个男人袖子一拉，当场在不算太大的征信社里开打，打得是天昏地暗，互不相让——

可不是稳赚不赔的。小伟蹙着眉，完全理解现实经济。

纪绿缇抚着额头，快被孩子们超龄的成熟论调给逼疯了。

“叮铃！”原本小臻还想“补充说明”，却被突如其来的电铃声给打断。

“是你啊，表哥。”开门后看到来者，纪绿缇笑了。“有事吗？”也许是贺兰平的怂恿，多多少少在她心里留下些阴影，她下意识地问道。

“没什么太特别的事，我可以进去坐一下吗？”牛乃堂扯出自认为最完美的笑容，表达最大的诚意。

“喔，对不起，请进。”还好小莫他们还没走，要不然如果只有她一个人在家，她不确定自己是否会同意与他独处一室。

“你是谁啊？”牛乃堂一进门，马上面对三双慧黠有余的眼，他们一致提出共同的疑点。

实在是纪绿缇的生活太乏善可陈，而刚才又才谈到纪老师的“终身大事”，现在突然冒出一个成年男子，他们当然迫不及待地想搞清楚这个人的身份，顺便审核这个人“合不合格”。

“他叫牛乃堂，是纪老师的表哥。”纪绿缇走到厨房多拿一个杯子，顺便介绍。

这些小鬼头是谁啊？牛乃堂愣了下，随即扯开不甚自然的和善笑容说：“也是小缇未来的先生。”他不放过强调未来变动的可能。

“牛奶糖？”

“小缇？”

“先生？”

三个孩子同时发出不同的问号，每一双眼都十分认真地粘在牛乃堂的脸上，令他的笑容更为僵硬，眼神不安地四处乱瞟。

“哦——纪老师未来的先生啊！”小伟在认真研究过他之后，讪讪地拉长尾音。“就不知道先生会不会先死？”

“小伟！”纪绿缇惊呼。

“纪老师应该还没答应吧？”小臻把注意力拉回到红茶上，懒得多看牛乃堂一眼。

“小臻！”声音提高两阶。

“嘿嘿……”小莫涵义颇深地笑了两声，扯了扯纪绿缇的袖子。“牛奶糖先生，麻烦你等一下，我们有话跟纪老师说。”

“小莫？”这些一小鬼在打什么哑谜，为什么她都看不懂？

其余两个孩子状似严肃地点了下头，三人联手把纪绿缇拉到她房间，留下牛乃堂莫名其妙地杵在客厅。

“你们到底怎么了？”一见小莫关起房门，纪绿缇就忍不住发问。

小臻甜甜地反问：“纪老师，你确定要嫁给那个人吗？”

“呃……”说实在话，她根本没想得那么远。

“纪老师，我觉得他不像好人耶，你最好多考虑一

下。”小伟接着发表高论。

“嘎？”她怎么看不出来？

“那个牛奶糖的眼神不正，我妈妈说眼睛会乱瞟的男人，都不是好东西。”小莫皱着鼻子，完全一副小大人的模样。

“是吗？”纪绿缇皱眉苦笑。怎么他们说的都和贺兰平一样？

“纪老师，万一你真的嫁给他，恐怕以后你会哭。”小伟叹了口气，两只肥嫩的手臂交叉在胸口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那个人看起来色色的，是会外遇的那一种。”小臻替小伟回答，她一个同学的爸爸大概就长那副样子，那位同学说她妈妈每天都在哭，因为她爸爸外遇都不回家，都在外面养的“外婆”家过夜。

纪绿缇额上垂下黑色效果线，莫名地想起陆小姐哭花的脸。

“纪老师，你长得又不是很漂亮，你确定他是真的喜欢你吗？”小莫上下打量纪绿缇，老实地批评她的长相。

咻！再中一箭！

“老实说，纪老师也不大清楚。”听孩子们这么一说，她也觉得不对劲起来。

自从爸妈发生意外后，对她伸出援手的其实不多，大部分都是父亲的朋友；等到后事处理完毕，她就成了孤单一人了。

她不记得自己有太多亲戚，因为父母亲两边都不是大家庭；不过的确有牛乃堂一家，或许是他们的姓氏特别，也或许是牛乃堂的名字太过特殊，反正她就是记得，所以当他找上门时，她并没有太意外。

较令她意外的是，他说的婚约。虽然意外，但因为她不擅怀疑别人，也没太去注意那些琐事，所以她既不答应也没反对，反正船到桥头自然直，等到她需要有人作件时，或许会答应履行婚约也说不定。

可是贺兰平出现了，他灌输她危机意识，现在孩子们又这么说，她是不是该怀疑牛乃堂突然出现、并要求婚事的动机？

“我觉得牛乃堂的笑容很假仙耶，纪老师，你还是多交几个男朋友再决定。”不管那个人是不是真的很喜欢纪老师，小伟已经认为他“不是好人”。

“嗯，皮笑肉不笑。”小臻附议。

“像挂张面具似的，还粘得不很牢靠。”最后下结语的是小莫。

“喔。”或许孩子们的话不大中听，可是孩子不会说谎，他们只是真实地表达意见，而且真心为她着想。

虽然她不记得爸妈留下多少信托基金，但少说也有几百万吧？

因为生活尚能自给自足，加上她对数字的概念原本就很模糊，平日又闲适惯了，太过安于现状，使她几乎忘了那笔基金，更想不到有人会将脑筋动到那笔钱上面。或许真让贺兰平给说对了，她真的很笨。

不过，自己识人的能力还不及这几个学生，这点令她大受打击。

“安啦，纪老师，你不用担心嫁不出去。”小伟拍拍她的手，指了指自己的胸口。“万一真的嫁不出去，不然等我长大再娶你好了。”

“等你长大，纪老师都老了。”小莫不屑地嘲笑他。

“老妻少夫，不错啊，很流行。”小臻投赞成票。

“是吧，还是小臻跟得上时代。”小伟得意地笑了。

纪绿缇再次哭笑不得。

“上回我们不是遇到王老爷爷吗？我记得他说过，他的房客都是年轻人。”小臻像想到了什么似的，突然冒出一句。“那么贺兰征信社的老板也不老喽？”

其余两小一大微微一愣，除了纪绿缇之外，另外两个小鬼陡地笑弯了眼，神情暧昧地直盯着纪绿缇瞧。

“你、你们干么这样看我？”纪绿缇被他们看得心里发毛，不觉搓着手臂。

“纪老师，你刚才说你在征信社打工？”小莫发言。

“是、是啊！”她有种不是很好的预感。

“老板对你好不好？”问的是小伟。

“还、还可以。”还不至于“荼毒”她，只不过是“虐待”她罢了。

“他很老吗？”小莫再次抢到发言权。

“嗯，有点，他三十岁了。”大她六岁。

“青年才俊，他很有钱吗？”显然在小臻能接受的年龄范围，不过钱才是重点。

“呃，我不知道耶！”这是实话。

“他长得帅吗？”

“不算太差。”这是逼供吗？她欲哭无泪。

“意思就是还看得过去喽？”

“嗯……大概吧。”

“他喜欢你吗？”

“……不清楚。”他从没说过！

三个孩子互相使个眼色，最后异口同声地说：“纪老师，我们想拜访贺兰先生。”

纪绿缇嘴角微微抽搐着，感到大祸临头。

三小一大就这么在纪绿缇房里窝了好久、好久，在客厅里呆坐的牛乃堂则彻底被遗忘，他呆坐着、呆坐着……直到睡着。

7

坚持将纪绿缇剔除在外，三个孩子决定银贺兰平来一次“第一类接触”，主动拜访那位“唬烂先生”。

在客厅坐定后，孩子们努力地瞪着眼前高大的男人，而男人回视的是凶狠的目光。

贺兰平冷睨着三个孩子。“有事么？”只瞄一眼他们骨碌碌的眼，他便轻而易举地看穿他们人小鬼大的

特质。

“嗯，很抱歉打扰你的时间，我们是纪绿缇的学生，想请教你几个问题。”小伟是惟一的男生，他们三人经过表决之后，决定由他担任第一棒打击手。

“请。”他挑眉。那女人何时有了亲卫队？而且还是由三个“袖珍型”的队员所组成，男女都有，挺有趣的！

“贺兰先生有女朋友吗？”敌方代表一点都不含糊，问题明确而直指重心。

“包括你们的纪老师么？”这一点很重要。

小伟愣了下，转头跟两个女生交头接耳，过了半晌才答：“不。”

“没有。”追着他跑的女人不少，可他没一个看得上眼。

“那么，如果包括纪老师呢？”小莫按捺不住地取代小伟发问。

“有。”还不就那笨女人！

三个小嘴角勾起上扬的弧度，小鬼们满意地笑了。

“贺兰先生的征信社，年收入大约多少？”经济学代表小伟再度夺回主控权，射出第二枝飞镖。

“足以买下整间玩具反斗城的玩具。”还有剩。他实在很怀疑这些小鬼能了解钱币位数所代表的实质意义，因此选择他们能认同的说法。

“有其它的投资吗？”张大的小嘴有闭不起来的嫌疑。

“服务业。”酒吧对小孩子而言是“不良名词”，他很善良地没有多加说明。

上扬弧度加高，显示满意度增加几分。

“你觉得纪老师怎么样？”清嫩的嗓音响起，小臻接手。

“很笨。”纯属直觉反应，他没有半丝犹豫便脱口而出。

孩子们敛去笑容，三人神情严肃地沉重点头；他们无法否认这一点，不然她不会让牛奶糖那个眼神不正的人登堂入室。

“你喜欢她吗？”喜欢笨女人？小莫不置可否地问道。

“喜欢。”这问题根本不用经过大脑，他立刻反射出标准答案，而且对自己的回答一点都不意外。

“你不觉得她不够漂亮？”妈妈跟老师都说啦，男人喜欢的是漂亮的女人，他们必须确定这个男人对纪老师的“未来忠诚度”。

“心肠漂亮就够了。”人的外表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，内在却不会，即使异动，变化也不会太大。

“你能保证一直一直都喜欢她，不会变心？”小臻担心纪绿缇会成为第二个同学的妈妈；每天哭会变得很丑，何况纪老师本来就不怎么漂亮。

“未来的事，谁都无法保证。”他就事论事，不随便承诺。“不过，我答应你们，尽量让自己拒绝诱惑，这个回答可以吗？”

不很满意，但可以接受；小臻也只能点头，至少这个人不会空口说白话，骗小孩。

“你会在乎她赚的钱很少吗？”经济学博士再度发问，跳来跳去跳不出1个“\$”的符号。

“你说呢？”他不答反问，留给他们极大的想象空间。

三双眼睛互相瞄来瞄去，最后耸耸肩，不再执着于这个问题。就好象一个吃得很撑的人，有人问他可不可以分食他没吃完的食物一样，答案只有一个——无所谓。

“最后一个问题，你想跟纪老师结婚吗？”

“如果她同意，我不反对。”事实上，跟她在一起的感觉满好，他不介意用张纸把她和自己绑在一起。

孩子们终于露出最满意的笑容，这表示“唬烂先生”已通过层层考验。

“那么你要注意‘外敌入侵’哦！”小臻不得不提醒他。

“你说牛皮糖么？”贺兰平站了起来，走向冰箱。

“是牛奶糖！”三个小家伙一起翻白眼。连情敌的名字都搞不清楚，危险哈！

“牛奶糖也好，牛皮糖也罢，他不是我的对手。”他的“进度”比那家伙快得多，而且会一直持续超前。

“可是他说他是纪老师未来的先生耶！”感觉势在必得的样子。

“所以喽，有空在她面前多帮我讲几句好话。”打

开冰箱拿出三罐可乐、”罐啤酒，将可乐一一丢到他们手中，贿赂。

小莫、小伟和小臻，他们各自眉开眼笑地打开易开罐瓶口，举高可乐和贺兰平的啤酒相触——成交！

•	•	•
•	•	•

因为“淑女”的“不安于室”，让纪绿缇很快便认识了楼上二、三、四楼的各户邻居。

“对不起，是我没好好管教‘淑女’，害得你们时常受它骚扰，真的很对不起。”找”个周末的夜晚，纪绿缇特地下厨煮了几道拿手好菜，邀请楼上邻居一起用餐，用意当然在表达歉意。

“没关系啦，那又不是你能控制的。”四楼的沐沁汶性情最软，凡事都“没关系”。她的理论是，宠物也有自主权，绝对不能像囚犯般将它绑住或关起来，所以对于“淑女”的“暴行”，她当然认为没关系。

“说真的，你那只猫还真的很漂亮耶，要不是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我也想养一只来玩玩。”三楼的见苡芙是个护士，不论生活或工作都讲求绝对的清洁，她的阿娜答就住在隔着防火巷那栋公寓的三楼。

纪绿缇原本冀望住二楼的单可人可以说些什么让她好过一点，可惜单可人什么都没说，只是静静地坐在一旁，看起来精神有点不济。

“呃，没什么好菜款待，请大家不要客气。”纪绿缙有点尴尬，忙招呼她们进餐。

“什么话，你自己说话才客气呢！”贝苡芙坐上餐桌，不忘取笑她一番。

“没有啦，实在是‘淑女’给大家添了不少麻烦，所以……对不起。”

“淑女”把沐沁汶的木质衣柜当成磨爪器，在上面留下许多不堪入目的斑驳爪痕；还有贝苡芙的床底，也成了它睡午觉的好场所；更别提单可人设置在防火巷上的悬空花架，上面的花都被“淑女”给“摧残殆尽”了。

“我们是没关系啦，可惜的是可人的花架。”沐沁汶挟了口松子黄鱼，笑吟吟地看向单可人。

“那可不，‘淑女’摇身一变成为‘摧花狂魔’，让可人那些漂亮的花‘咚、咚、咚’，全成了‘残花败柳’。”贝苡芙挟的是玉米虾仁，又肥又大的虾仁，嗯——好吃！

“呵、呵呵……”纪绿缇的脸上羞置交加。这些邻居调侃起人来真是高段，让她有如哑吧吃黄连，只能陪着干笑。

“如果它能安静一点，那些花倒是可以‘死而无憾’了。”单可人眉心微微皱紧，她终于打破沉默，把筷子伸向牛腩堡。

“怎么……它很吵吗？”纪绿缇一颗心卡在喉管，吞了口竹笙鸡汤好压惊。

“我想我了解可人的意思。”沐沁汶抿着唇笑，笑得纪绿缇莫名其妙，也笑得单可人的双颊泛起淡淡红

晕。

“呃，对不起，我不大了解你的意思……”听说单可人是个专栏作家，难道“淑女”优雅的啾鸣声吵得她不能工作吗？

“可人的意思是，你该帮‘淑女’找个老公了。”贝苡芙比较不拘小节，哈哈大笑地拆穿女人们说不出口的西洋镜。“最近它叫春叫得可凶呢！”

“啊！”纪绿缇胀红了脸，她都粗心地没注意到这件事。“又来了吗？”

其余三个女人同时瞪她，三双筷子悬在半空中。

“咳，你是说，它‘经常’这样吗？”单可人清清喉咙，小心避开某些敏感字眼。

“也、也不是，每隔几个月才会来一次。”纪绿缇含蓄地低头，挟菜。

“喔哦，看来你真的得帮它找个伴儿了。”贝苡芙同情地瞄了眼在客厅里乱晃的“淑女”，耸耸肩，继续攻击桌上美食。

“动物本能、动物本能。”沐沁汶还是笑，碗里的菜肴一扫而空。

“你跟熊先生也是如此吗？”贝苡芙忍不住取笑沐沁汶。

“要死了你！”沐沁汶拍了下她的肩，脸微红。“那么你和甘院长也彼此、彼此喽？”她跟贝苡芙认识的时间较久，因为常被她调侃的原因，她逐渐学会反击。

“嘎？”这下子换贝苡芙不自在了，一张脸几乎理

进碗里。“呃，吃饭、吃饭。”

看两人熟稔地“打情骂俏”，纪绿缇陡地叹了口气。

“你干么？”单可人还是那副冷冷的模样，不过语气里多了份关心。

“没、没什么啦。”纪绿缇扯开一抹笑。“原来你们的男朋友都住在隔壁栋啊。”

四楼的沐沁汶配上对面四楼的熊煜熙，三楼的贝苡芙和隔壁三楼的甘璟琛是亲密爱人，那地住在一楼，和同住一楼的贺兰平口口

突地一阵哆嗦，令她不敢再多想下去，不过，就不知道住在二楼的单可人，和对门二楼的褚擎宇会不会也……

“别看我，与我无关。”眼角余光扫到纪绿缇略带探察的目光，单可人武装地丢出一句没有温度的反驳。

“ㄟ？人家绿缇什么都没说，你紧张个什么劲儿？”贝苡芙弯起眼眉，嘲笑她的不打自招。

“我、才没紧张呢！”单可人吸了口气，桀骜地抬起下巴。

“好好好，没紧张，瞧你，筷子都快抖掉了。”沐沁汶用力吞下喉头的食物，清晰且好心地提点她。

单可人的脸瞬时像朵绽开的红玫瑰，连耳根子都渲红了。

“快吃吧，凉了可就不好吃了。”纪绿缇怕单可人太过尴尬，忙出言安抚大家高亢的“吐槽”情绪。“不

过，你们都到我这儿吃饭，你们的男朋友怎么办？’

四个女人同时颁住筷子，四双眼凝着眼前盘盘美食，突然都安静了下来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吊诡的氛围。

对喉，那些采男人怎么办？

•	•	•
•	•	•

贺兰平肚子饿得呱呱叫，正想出门到隔壁蠢女人那里“觅食”，没想到”踏出大门，就看到两个男人呆呆地杵在纪绿缇门前，”站一蹲，看来好不无奈。

“干么？站岗啊？”什么毛病啊！要站不会到自己女人门前站，站到他的地盘来干什么？“你们女朋友咧？”

“在里面。”倚着门边墙面的甘璟琛扯开一抹苦笑，指了指身旁无情阻隔牛郎织女的雪亮铁门。

“在里面干么？”贺兰平踢了踢蹲在另一边的熊煜熙。“你咧？喂！蹲好看点，别像只庙前的石狮。”

“啰嗦！”熊煜熙懒懒地站了起来。“管管你家那口子，行不行？当心我告她拐带良家妇女。”口气好不恶劣。

闷呐！那些女人会比他好看么？与其被丢在家里像个弃夫似的，还不如在门外吹着透凉的秋风，等她出来好博取同情。

“奇怪了，你们自己的女人跷家干我屁事？”看来计划有变，多了几个碍事的家伙。“一堆女人都在里

面？’那他的空城计不就得一直唱下去？

“吃饭?!” 喔，那正好，他饿得快死了。“你们吃了没有？”

“当、然、没、有。”熊煜熙加强语气，而甘璟琛则在一旁摇头附和。

“进去吃？”贺兰平挑起眉，指了指大门。

两个等得快抓狂的男人点头如捣蒜，无异议通过。

贺兰平正准备按电铃之际，隔着防火巷的楼梯口倏地冒出一个人，缓缓地走向他们。

“干么？营火晚会啊？”褚擎宇好奇地盯着他们，眼光平均分散在三个男人身上。

“我们正准备进去打游击，你吃晚饭了没？”多一个不算多，少一个不算少，贺兰平索性邀他一起参与行动，到时候多个二愣子分摊罪过。“要不要一起进去？”

“有饭吃？”褚擎宇搓搓下巴。“无所谓，那走吧！”

1	2	3
4	5	6

挤！说不出来的拥挤！

二十几坪的套房扣掉卧室、浴室和练舞室，所剩空间当然不会太多；原本四个女人加上一只猫，感觉还算舒适，没想到同时又挤进四个高头大马的男人，当场将剩余空间压缩成零，每个人连呼吸都变得异常

困难。

而“淑女”，眼见情势不对，早就脚底抹油——溜了！

“笨绿缇，你干么让他们进来啦？”贝苡芙的位置正巧对着大门，”见纪绿缇领着四个大男人进门，忍不住哇哇大叫。

“对不起，可是他们……”他们坚持啊！她惨淡着一张粉脸，无限哀怨。

“没关系嘛，绿缇是主人，她有权决定她的客人呀！”沐沁汶显得镇定许多，反正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，没啥关系。

贺兰平顶了顶甘璟琛的手臂，示意他去“整顿”自己所属的“管辖范围”。

甘璟琛会意地走向贝苡芙，其它人也各自找到自己的伴侣；走在最后面的褚擎宇，在见到惟一落单的单可人时微愣，原先略显意兴阑珊的漂亮脸蛋顿时漾起兴味。

“是你？”他低沉的声音里有抹不易察觉的喜悦。“你怎么来了？”他的腿像有意识般主动走向她，恍若以单可人的护花使者自居。

单可人并没注意他的靠近，可是当其余六双眼睛同时异常炯亮地盯着她时，她才后知后觉地发现那个声音原来是对着她说话的，只得抬起头看向声音的来源。

没意外的，当她的眼与褚擎宇的眸相触之后，她

明显地愣了下。

“原来是你。你都能来了，为什么我不能来？”她说得淡然，两颊却泛起窘迫的红晕，仿佛冀望他能装做不认识她似的。

“看来你是惟一没男伴的女人喽？”厅里一阵静谧，他的声音字字清晰地敲进每个人的耳膜。“我不介意暂时充当陪衬你的绿叶。”

他的目光扫过一张张等着看好戏的脸，女人个个心虚地低下头，男人们则识趣地不发一语，却始终不肯将带笑的视线移开，一伙人又开始进食，而且动作很迅速。

“我不需要。”她的周身散发出疏离的冷淡，冻得每个人一阵哆嗦。

“无所谓。”他扯开无赖的笑纹，径自拉了张椅子在她身边坐下。“无论你需要不需要，我可不想成为大伙儿孤立的目标。”

每个人嘴里都塞满了菜肴，却都有志一同地猛点头，应和着褚擎宇，大有赶鸭子上架的嫌疑。

“你……无赖！”单可人懊恼地瞪着其它人，但他们此刻又仿佛什么事都没做过似的，各自和自己的伴侣你喂一口、我吃一口的，好不甜蜜。

“纪小姐，麻烦你给我一双筷子。”奇怪了，这些人感情好也不是这么表现的吧？非得共享同一双筷子才能表现他们的感情好么？褚擎宇不屑地撇撇嘴，开口要求。

“啊？”纪绿缇眨巴着眼，手上的筷子被贺兰平接了过去。

“抱歉，她这里只有四双筷子，再多也没有了。”贺兰平挟了块美味的牛腩，嘴角噙满笑意。就说这女人蠢吧！哪有人家里才准备五双筷子，其中一双还是专门给“淑女”搅拌猫食用的，生人回避。

“怎么可能？！”不只褚擎宇，连单可人也瞪大不敢置信的眼，两人同时惊叫出声。

“真的啊！”贝苡芙点着头，挟了口黄鱼给甘璟琛吃。

“你、你怎知道？”单可人的眼睛撑大得都快由眼眶里掉出来了。

“准备碗筷时就发现啦。”沐沁汶由熊煜熙嘴前抢下一块虾仁。她头一个发现，再来是贝苡芙，由于单可人最后才进门，所以不知者无罪。

“那……没有免洗筷？”单可人艰涩地询问。

她的希望落空了？！颗头颅同时对她摇晃。

“对不起，因为客人不多，所以我以为家里有五双筷子就够了……”量贩店贩售的筷子五双一包，本来是将将好，没想到突然增加人数。

“你道什么歉呐？是他们两个不合作。”看大伙儿合作得多好啊！贺兰平敲了下她的头，正好趁她嘴张开，塞了一颗松子到她嘴里。

“不是还多一双？”褚擎宇不似单可人那般紧张，睨着坐立不安的单可人，他的心情逐渐上扬。

“‘淑女’专用。”贺兰平要笑不笑地睐了他一眼。
“你要用啊？”

“喂！你做什么？”单可人的筷子突地被抽走，她惊愕地瞪着抽走筷子的凶嫌。

“吃饭啊！”不顾她的局促，褚擎宇大刺刺地吃将了起来。

“你……”单可人瞠目结舌地看他使用自己用过的筷子，却连半点挽回的机会都没有。

“贺兰，你女朋友手艺不赖，满好吃的。”褚擎宇”边吃，一边加上评语。

“那还用说！”贺兰平赞赏地摸摸纪绿缇的头，一副当家主人的样子。“好吃就多吃点，撑死你们！”

“我才不……”纪绿缇羞赧地胀红脸，正想抗议，又被他塞了口鸡汤。

“下次有好料的别瞒着我们，要请可得连我们一起，不然不让沁汶来了。”熊煜熙也吃得不亦乐乎，不忘加上但书。

“我们工作比较忙，不常开伙，麻烦纪小姐下次记得通知一下。”甘璟琛较为含蓄，话里的意思却八九不离十。

“喂，大家都是邻居，下回换你们作东！”贺兰平可不作赔本生意。

开什么玩笑？老叫他的小宝贝下厨，那她的小手很快就变粗了！

“喉——有人心疼了。”堆人笑弯了眼眉，互相取

笑。

“你要不要再吃一点？”褚擎宇突地挟了一块牛肉递到单可人面前，害她惊愕地后倾上身。

“不、你、你吃就好。”她才不要跟他“同流合污”。

“不好意思啊？”他讪笑，挟着牛肉的筷子向她嘴边推进了些。“我喂你？”

她忙捂住唇，羞惊交加地又后倾了些，一颗头摇得快断了。

“别再退了，当心跌倒。”他伸手自然地抵住她的背，神情自若地将她推回原位。

单可人蓦地感觉好多双视线射向她，她猛一抬头，视线转向其它的爱侣，发现他们亲热依旧，竟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她的困窘，似乎都把褚擎宇的“霸行”视为理所当然。她，成了现场惟一无措的人……

8

一堆人将纪绿缇烹调的美食一扫而空，而后拍拍屁股走人，多半是受不了贺兰平赶人的犀利目光，大伙儿没敢逗留破坏小情侣单独相处的甜蜜时光。

“贺兰平，时候不早了，你是不是该回去了？”洗

完像小山般的杯盘，纪绿缙拧干抹布准备赶人。

“还早。”他整个人瘫进沙发，舒服得想睡。“等我看完这部片。”

“什么片子？”她很好奇地趋上前问。

“魔鬼大帝。”老片子了，百看不厌。

“开始多久了？”男人真是奇怪的动物，特别爱看那种打打杀杀的动作片，她就不晓得那种片子有什么好看……唔，阿诺史瓦辛格还满耐看的就是了。

“二十分钟。”他换个姿势，长腿整个跨上沙发，”手枕在脑下。“你要不要一起看？”

“才不要！”她嫌恶地撇撇嘴，抬头看向墙上的挂钟。“喂，真的很晚了，你该回去了。”片子加上广告起码得两个小时，扣掉之前的二十分钟，还有一百分钟片子才会结束，那她怎么锁门？

“干么？你想睡了？”他仰起头看了她一眼。

“嗯。”她揉着发酸的颈背，看来这顿晚餐真把她给累坏了。“好久没自己下厨了，腰酸背痛。”

“来。”大手一拉，她毫无准备地跌进他硬邦邦的怀里。

“你干么啦？！”她惨叫，总还不能习惯他每回突如其来的拥抱。“贺兰平，你别闹了，赶快回去！”

“为了报答这顿丰盛的晚餐，我就免费帮你揉揉。”大手按上她的颈，完全没把她小猫般的抗拒看在眼里。

“不要！我不习惯！”她不安地扭动，又打又拍地挥退他的大掌。

“则乱动！”他索性用力抱住她，大手依然坚持地按压着她颈部的穴道。

“别……”她的抗拒依旧，但可惜的是维持不了多久，很快地便妥协在他纯熟的按摩技巧。“噢——”难以压抑地，舒服的声音逸出喉头，她逐渐屈服、放松。

“很舒服，对不对？”他低笑，似乎很满意她的反应。“我可不随便帮人按摩，是你才有的福利。”说得好似赐予她多大的恩德。

“嗯……”她闭上眼，感觉他发热的指尖游移在她颈肩，放松的舒适感由他按压的定点蔓延开来。

“你爸妈应该将你保护得很好，怎舍得让你下厨？”看她平日的言谈便不难发现家里的教养极好，为何她还能拥有一手好厨艺，能把每张刁难的嘴侍候得服服贴贴？

“他们是将我保护得很好。”嘴角浮上一抹笑意，忆起当初学习厨艺的时光。“是我妈的坚持，她说身为女人就该有一副好手艺，以防将来老公变心。”

“嗯？”要抓住男人的胃，得先抓住男人的心？他挑眉，不敢相信这年头还有人信这一套。

男人呐！会变就是会变，不会变的永远不会变，哪是一手好厨艺就能抓得牢的？或许是选了这个行业，也可能是对男人的定性没信心，他压根儿不信这个在他眼里，堪称“食古不化”的论调。

不过，倒是让他捡到了便宜，感谢丈母娘。

“你知道的，很多人都这么说。”吐了口气，她觉

得舒服多了。“喂，你真的该回去了，我怕我万一睡着，没人帮你锁门。”她打个秀气的呵欠，一掌拍上他的大腿。

“嗯。”他低吟了声，楼着地的手加重力道。“我想留下来。”附在她耳边低语，他总算明白的表示意图。

纪绿缇僵了下，两颊泛起红晕。“不、不行啦，我们……那样是不对的。”

母亲给她的教育是女人就该从一而终。跟他在成为邻居之前，她与他，只是两条并行线，如今有了这进一步的交集已是始料未及；一次就足够她自责至死，再来一次……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承受更多。

“什么不对？”大手滑过她乌黑的秀发，挑起她每一根紧绷的神经。“你觉得一次跟两次有什么分别？”他想得到的，绝对不只于这一次或两次；他还想得到更多，但他没打算太早说出来，免得把这害羞的小女人给吓死。

“你别忘了，我是有未婚夫的女人！”窜过一阵战栗，她努力保持理智。

“你跟他并没有公开仪式，一点都不算数。”说来说去就是她好骗，这么点伎俩就把她唬得死死的了。“你别把事情想得太复杂。”

“不可以，表哥他……”

“你很清楚在你心里，谁的分量比较重。”不然不会让他们之间有更进一步的亲密关系。“别自欺欺人了。”他残忍地戳破她的迷思。

“别说了！”她羞赧地推开他，起身就往房间冲。“你走后帮我把门卡上就好！”她边跑边说，以自己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奔跑。

这个房子就这么点大，她跑，他不会追么？

就像老鹰抓小鸡般，一旦锁住目标就绝无失手的可能；在她的手才刚碰到房间的门把，一双铁臂已牢牢地擒住她的纤腰。

“想玩欲擒故纵的游戏么？”轻咬她发烫的耳垂，他推开房门，将她半推半抱地拉进房间。“小绿缇，相信我，我绝对玩得比你疯。”

“贺兰平！”她双小手紧抓着门框，不让他如此恣意而为。

“我在这里啊，小绿缇。”大手利落地扯开她的衣服、裙子，完全不打算浪费时间。“我一直都在这里。”

“你不可以！”带着磁力的沙哑嗓音穿透她的耳膜，直冲整个中枢神经，紧接而来的是发软的双腿，和使不上力的虚软身躯，她费尽力气用力嘶吼，逸出喉头却只剩下如小猫般的咪呜。

“不可以么？”他轻笑，剥除她美丽的浅绿色胸衣。“告诉我你为什么发软？你想要我，跟我想要你是一样的。”

“我没有……”门框离她越来越远，直至落在柔软的床上，她还想做最后的挣扎。

“真的没有？”俯低上身，火热大掌覆上她的浑圆，膝盖侵入她只着底裤的双腿之间。“让我看看你是否已

经为我燃烧了？”

“贺兰平！”她羞赧地弓起身，原本意欲躲开他恼人的抚触，不料却让自己更陷入难以逃脱的境地。

他，张嘴吮住她主动送上门的粉色樱桃。

“啊……”再多的拒绝都抵不过他热情猛烈的攻势，来不及逸出口的推拒化成串串柔软无力的低吟，再次臣服在他灵动的唇舌之下。

“好湿啊，小绿缇。”空出一只手掌滑下她的耻骨，隔着湿濡的底裤按压她敏感的顶端。“你该坦白面对自己的欲望，这一点也不羞惭。”

“都是你、都是你……”她哽咽了，眼睫凝上水珠。

“是我！只有我可以让你如此兴奋。”自大心态再度作祟，他得意地扯开身上的衬衫，压上她柔软的桥躯。

“不要说了！大坏蛋！”她后悔了，不该与他有任何牵扯，这下想逃也逃不了。

“我是大坏蛋，那你就是小魔女了。”在她弧型优美的胸口吮出热辣的印记。“你不会不知道自己对我的影响力有多大。”

“我不知道，你走，走啊！”她才不要听他胡扯。

“你知道的，小骗子。”他爱极了她羞涩的模样。“摸我，我喜欢你摸我。”忘不了她小手在自己肌肉上游移的快感，那让他兴奋得发抖。

“不要……”上次是好奇，这次她不会再这么做

了，那让她觉得自己好……放荡。

“真的不要么？”撩开她腰间的底裤，修长的指与她的柔蜜正面接触。“还是你真想玩欲擒故纵的游戏？”即使冲动叫嚣得发疼，他仍没忘记刚才的玩笑话。“我可以找到千百种绑住你双手的东西。”

“不！”她惊喘一声，感觉他的粗指伸入体内，令她惊怕地绷紧身躯。

“你在怕什么？小绿缇。”感觉她异常的紧绷，他放慢侵略的脚步，轻按她敏感的蕊心，缓缓磨蹭她因害怕而紧缩的花径。“我不会伤害你。”

她虚弱地摇着头，紧闭的眼溢出点点泪花。“你骗人……那好痛、好痛的……”

初次撕裂的疼痛记忆犹新，虽然无法否认之后得到的欢愉，但她实在没有勇气再接受他壮硕的男性。

所有动作因而停顿。他撑起眉心，认真地观察她脸上细微的表情。“我说过，那是成为女人必经的痛楚，我保证这次不会了。”

“人家怕嘛……”她捣着脸轻声啜泣，一颗头还是摇个不停。

“别哭。”舔去她脸上令人疼惜的水珠，他再三保证。“相信我，我不会再让你感到疼痛。”加快手指的律动，决心让她体验更深层的快意。

“啊……贺……”热！说不出的热！随着他蓄意的撩拨，她娇喘不休，使力揪住他健壮的手臂，他却不肯丝毫放松，终至将她逼上顶点。“呜……”为什么会

这样？为何她总是无法抗拒他烈火般的挑情攻势？！

“来了么？”高潮了么？她要还没来，他可惨了，因为他快忍不住了。

没敢看他黑亮的眼，她羞泣地轻点下头。

“很好。”飞快地除去身上的衣物，他重新压伏在她身上。“我会向你证明我所言不假。”

她还来不及喘口气，他臀部猛力一沉，在她的尖叫声中进入她——

“可以么？”小心地拨开她额前的发，深怕自己的急躁令她恐惧加深。“痛么？”

好一会儿，她才敢睁开眼，触目所及的是他压抑的深瞳。

“不……不痛。”她用尽全身的勇气，好不容易挤出几个字。下腹泛起一股陌生的骚动，有点空虚、又有点难受，羞得她一张俏脸都快自燃了。

她的回答令他整个人放松了下来，腰间开始结实有力地律动。“我叫你要相信我的，你瞧，我们办到了。”他会让她恋上这种滋味，假以时日，她会主动要求他的欢爱。

“你……别说……”比之前更加炙人的热流冲击着她，她笨拙地随着他的冲刺摆动腰臀，逐渐跟上他的脚步。

“好。”拉高她虚软的腿架上肩膀，发烫的双手在她身上揉蹭出更多窒人的温度。“我喜欢你为我而融化。”

1. $\frac{1}{2}$ 2. $\frac{1}{3}$ 3. $\frac{1}{4}$
 4. $\frac{1}{5}$ 5. $\frac{1}{6}$ 6. $\frac{1}{7}$

“陈老，你知道绿缇有个远亲，叫做牛乃堂的么？”纪绿缇的律师是个年逾上八十的慈蔼老者，由于工作上的需要，贺兰平与他颇多接触，也因此培养出不错的交情。

“没有。”看向窗外的街景，唇边勾起一抹几不可见的笑纹。“我没告诉她。”

“做白工啊？”陈律师睐了他一眼，眼角冒出几条代表智能的鱼尾纹。

“也不是。”人类都有探知别人心中意念的欲望，而这种欲望并不会因年岁增长而减少，看来陈律师亦是如此。“价码很高，代价是一个老婆。”

他从不打算隐瞒自己和纪绿缇的关系，既然得赖陈律师鼎力帮忙，开诚布公自然是成效最好且最直接的方式。

“原来如此。”陈律师了然地挑高灰眉，眸心出现隐藏的笑意。“距离上回见到她，已经是四年前的事了，当时她看起来挺稚嫩的，不过现在应该是个漂亮的大女孩了。”

忆起纪家夫妇发生意外时，纪绿缇哭得是泪眼婆娑、双眼红肿，还得强自镇定地聆听父母亲的遗嘱，当时她不过是个快满二十的小女娃儿，想想真是令人心生不忍，因此陈律师对她的记忆特别深刻。

“嗯。”眼前主动浮起她柔美的脸蛋，唇边的笑变得更为温柔。“是很漂亮。”在他眼里，没有比她更吸引自己的女人了。

“这回倒是让你捡到宝了。”陈律师淡淡地调侃。“记得到时候发张喜帖给我。”

贺兰平挑起眉，无谓地耸耸肩。“前提是得先摆平牛乃堂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倏地陈律师眼眸发亮，指着文件中的一小行文字。“啊，在这里，是有这么个远亲，一表三千里。”

贺兰平凑过去看了眼，眉心紧蹙。“真是个大麻烦。”身份倒是毋庸置疑，果真是纪绿缇的表哥，几乎扯不上关系的表哥。

“怎么了？他惹了什么麻烦吗？”合上卷宗，陈律

师的好奇心完全被挑起。

“他母亲说自小跟纪家夫妇有过协议，早就决定了他跟绿缇的婚事。”他不屑地撇撇嘴，想起这层关系就老大不爽。

“不会吧，我怎么没听说？”陈律师瞪大老眼。他是纪家的律师，理论上这种事若为事实，应该没道理不让他知道才是。

贺兰平沉吟了声。“陈老，对方说有文件为凭，你怎么说？”先听听专家的意见，莽撞行事不是他的作风。

“文件有真有假，人家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喽！”伪造文书的大有人在，在事情还没明朗之前，他也不好妄下断语。

“你是说对方搞鬼？”他眯起眼，眼神犀利而危险。

“是你说的，我可没说。”一切讲求证据，这是律师的第一原则。陈律师马上撇得一干二净。“这不是你的专长吗？查查看就知道了。”

贺兰平了然地点了下头。的确，既然是小时候就有的约定，那么文件起码有一、二十年的历史，利用科技便可鉴定出来。

他得先找到那张烂纸，确定出它真实的年份，然后，才能为纪绿缇“赎身”。

“陈老，绿缇爸妈留给她的信托基金有多少？”如果是笔小数目，牛乃堂理应不致如此大费周章。

“你怀疑对方觊觎纪小姐的信托基金？”是了，如

此一切发展便有了合理的原由。

“我不确定，但不无可能。”

“我想可能性不小。”陈律师沉重地点了下头。“毕竟是笔两千五百万的基金，任何人都会有兴趣。”

两千五百万?!

贺兰平瞪着陈律师瞠目结舌，久久说不出话来。

原来，他当真莫名其妙捡到一座金矿，难怪牛乃堂会癞虾蟆肖想天鹅肉，胆敢不自量力地想跟他担？！

咁！哪边凉快闪哪边去！

那蠢女人注定是他的，谁都不准轻举妄动！

•	•	•
•	•	•

“我要可乐、炸鸡腿，还要一份薯条、冰淇淋。”

“我也要！外加一份快乐儿童餐。”

“嗯，那我要奶昔、汉堡，夹鸡块的那种，还要两块炸鸡。”

明亮的麦当劳里，童稚的嗓音绕着牛乃堂腰边转，每个点的餐点不但都不一样，而且还故意尽挑最贵的点，搞得牛乃堂是一个头两个大，僵硬地安抚孩子们亢奋的情绪。

“呃，我们统一一下，好不好？这样比较容易点。”牛乃堂陪着笑脸，就怕惹得几个小祖宗们不高兴。

“不要！我就要刚才点的那几种！”刚才还无法论调一致的小鬼们，这回倒是异口同声的坚持，飞快地跑到位置上坐好。

“对不起啊表哥，孩子们的口味不同，就麻烦你按照他们的意思点吧。”纪绿缇苦笑地两掌合十，拜托牛乃堂配合。

“呃，好、好吧，你我一下。”怎么海峡两岸都快统一了，那三个小鬼还搞不定？真是麻烦得令人抓狂！

看了眼“委屈求全”的纪绿缇，他在心里重重地叹了口气。谁教他就是看上这头相貌平平的大肥羊？为了将羊肉吃到手，他也只得讪讪地走向点餐区。

纪绿缇吐了口气，转身往孩子们落座的位置走去。

今天正巧是礼拜三，才刚上完课，牛乃堂就准时出现了。也不知什么原因，他突然提议要请孩子们吃麦当劳，因此他们一伙人便兴冲冲地往最近的麦当劳杀了过来，没想到会造成如此尴尬的局面，真不晓得这些一孩子在搞什么鬼。

“来啦！纪老师，你坐这边嘛！”小莫和小臻体贴地在两人之间留下纪绿缇的位置，意图十分明显，当然是为了“隔离”纪绿缇和牛乃堂，绝不能让他们有机会“正面接触”。

“你们真是的，大家都吃一样不就好了吗？看牛叔叔多为难啊！”她实在无法对这些天真的孩子生气，不过口头上叨念两句还是有其必要性。

“谁教他想巴结我们，当然得让他瞧瞧我们的厉害！”小莫皱了皱鼻子，怎么都看牛乃堂不顺眼。

“他干么巴结你们？”纪绿缇觉得好好笑，忍不住问道。

“这不是想让你这朵鲜花，插在他那‘坨’牛粪上。”小臻甜甜的笑着，嘴里说的话却跟表情完全不搭嘎。

“小臻！”纪绿缇惊呼了声，不敢相信表哥在他们眼里竟是如此不值！

“纪老师，我们来看看去，还是觉得资兰先生比较适合你。”小伟两条腿悬空摇晃，干脆直接挑明了说。

“你们在胡说什么？”纪绿缇几乎傻眼了。这些孩子到底知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？竟然干涉起大人的私事来了，真是……人小鬼大！

“真的啦！”小莫的眼滴溜溜地转了转。“人家贺兰先生眼睛又不会像牛奶糖一样乱瞟，笑容也超级师哦，一点都不会让人家觉得色色的。”以纪老师的“美色”，竟然可以“捡”到贺兰先生那种“好货色”，一定是前辈子烧了好香。

“是、是吗？”纪绿缇扯扯嘴角，笑得极其僵硬。

“是啊，而且贺兰先生很有钱哦，他可以买下整个玩具反斗城的玩具耶！”噢！如果他可以当贺兰先生的儿子，那该有多好？小伟异想天开地幻想了起来。

“玩具反斗城？！”好啊！原来贺兰平是这么拐小孩的！太差劲了吧？！

“嗯，最重要的是，贺兰先生都不会想巴结我们，因为他是真心对纪老师好啊！”小臻拉着纪绿缇的手，像个小大人似地拍拍她的手背。

她知道自己撒了点小谎，毕竟他们喝了贺兰先生

一罐可乐；不过，善意的证言是被允许的，老师都这么教的说——

“哦？”没想到贺兰平那个大坏蛋，竟然可以同时得到这三个鬼灵精的一致认同，看来她得对他重新评估了。

“贺兰先生说，他很喜欢纪老师哦！”天地良心，多加了一个“很”字，老天爷千万别责怪小莫哟！

纪绿缇心跳漏了一大拍，她怎么没听他说过？

“而且他说你心肠很美。”虽然他私下诋毁纪老师是个蠢女人，但是很抱歉，这绝对是事实。

“还有，他一点都不在乎你不会赚钱。”

“嗯，他还说他不变心哦！”是“尽量”不变心。

“纪老师，你可别不认帐哦！他都说你是他的女朋友了。”

“对啦、对啦！贺兰先生真的是个很好的对象！”

“是啊，纪老师，你就别再考虑了。”

“快点把牛奶糖给 fire 掉嘛！”枪口一致对外，这才是最主要的 Th 的。

牛乃堂还呆呆地排在长串的人龙之中，心里感叹来错了地方，全然不晓得自己已经被极欲巴结的三个小鬼头给封杀出局，翻身无望——

9

牛乃堂的家世背景算是小康，他若能脚踏实地的工作，人生应该不至于有太大的波折；麻烦的是，他有问题，而且是不小的问题。

症结在于他是个“赌性坚强”的男人。

赌的方式千百种，小至宝果游戏、捡红点，也有扑克游戏、麻将牌桌等类型，可惜牛乃堂并不能满足于这种仅只于牌面上的赌具，他迷恋于公开形式的赌博。

所谓公开形式的赌博，不外乎跟政府赌、跟国家赌，更甚者，和整个经济层面

而为牛乃堂所钟情的，便是深不见底的股市——

他在股市投入自己仅有的资金，不仅如此，他还让他母亲向邻居好友招来为数不少的互助会，并将互助金全倾而出，不只用现金交易，连融资融券，他都敢做，买入大批各类股票。

当然，顶着股市新贵的虚幻头衔，他经常流连于酒家、PUB等容易泡美眉的地方夜夜笙歌，生活极其糜烂。

可惜时不我予，正逢景气低迷，所有股票有行无

市，指数一路滑入谷底，即使投入再多资金也难以回天，这时牛乃堂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重挫。

死会的会钱缴不出来，融资融券更面临催缴保证金、恐有断头危机的窘境，催讨互助金的邻居朋友几乎踏断了他家的门槛；他总是涎着笑拖延再三，且不停地接到银行催缴保证金的紧急通知，扰得他挖东墙补西墙，可说是无一日安宁。

当他与母亲镇日面对面唉声叹气、穷途末路之际，他想到了远房表妹纪绿缇——或者该说，属于纪绿缇的信托基金。

依稀记得，纪家表姨两夫妇发生意外后，在举行葬礼时，他曾听闻亲戚长辈之间的闲聊，言谈间恍若曾提到，表姨、表姨丈两夫妇为这个其貌不扬的表妹准备了信托基金，从小开始累积至成年，存了一笔为数不小的信托基金。

当时他还未沉迷于股市买卖，并未多加注意这个消息，仅是一笑置之，直至山穷水尽，他才灵光一闪，想起这帖救命的良药！

他透过关系明查暗访，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得知信托基金的数目——两千五百万，一笔远超出他想象的天文数字，不仅可以偿还他所积欠的债务，还可以将剩余金额再度投入股市，说不定他还有一夜致富的大好机会。

既然是纪绿缇的信托基金，想得到那笔财富最快的方法，便是和她成为夫妻。在没办理夫妻财产分开

制的前提之下，夫妻之间的财产为共有，这就是牛乃堂殷勤地接近纪绿缇所打的如意算盘。

他不仅主动出击，更是拖着母亲下水，与她串供出小时候定亲的绝妙花招，然后再买通利欲熏心的小ㄅㄚㄣㄣ律师，共同在单纯的纪绿缇面前，演出这场预设的别脚戏码。

侦查，是贺兰平的工作，也是他的专长，要查到牛乃堂的资料对他而言并不困难；翻看连着几天下来，费尽心思侦查而来的工作记录，贺兰平蹙紧眉心，头一次感谢自己拥有这方面的长才，正好可以用来保护自己的女人。

将资料交到陈律师那里，他专程杀到纪绿缇家，准备跟她好好谈谈关于牛乃堂的阴谋，没想到一脚踩进门槛，就看到牛乃堂早已登堂入室，安坐在他平日惯坐的沙发上。

“牛先生，真刚好啊！”他又开双腿，大刺刺地坐在牛乃堂旁边，当场将他挤得往旁边扶手靠。“今天怎么有空来？”

“你……你哪位？”牛乃堂似乎被他的气势给吓到，亦是没料到，除了他之外，纪绿缇家竟会有别的男人在此进出，声势自然比不上神情自若的贺兰平。

“咦？你今天没事忙啊？”纪绿缇正烧好开水，准备泡上亚拿手好茶，一见到他便脱口询问。

“怎没？来你这里就够我‘忙’的了。”贺兰平扯开一抹笑纹，意有所指。

“乱讲什么？不正经！”纪绿缇脸上渲起淡淡红晕，假借泡茶来隐藏羞意。

牛乃堂的眼光流转在贺兰平和纪绿缇身上，眼见贺兰平闲适的态度、略带轻佻的言辞，和纪绿缇无限羞涩、娇嗔的模样，让他不只受到打击，也在极短的时间内产生危机意识。

劲敌出现！而且还是个可能会破坏他计划的强劲对手！

“小缇，你不帮我们介绍一下吗？”他债笑，待纪绿缇端来茶水时，说道。

“牛先生真是‘责人’多忘事，你忘了我们曾经见过么？”贺兰平皮笑肉不笑地轻点下头，眸光却始终没落在他身上。

“有吗？”牛刀堂一阵空茫，不记得何时曾与敌手擦肩而过而不自知。

“啊！有啊！上次你突然来找我，当时我们急着出门就没招呼你，你忘了吗？”纪绿缇霍地想起有这么回事，就是要去“抓”荀先生“红杏出墙”的路上，她还记得当时他们才走到巷口。

牛乃堂绞尽脑汁想了好些时候，总算想起“好象”真有这么回事。“可是，我记得你当时不是说……他是你的老板？”差点露出自己对她漫不经心的马脚，下回得小心为妙，毕竟那个男人的眼光，犀利得令人讨厌。

“没错，现在是她的男人。”贺兰平弯起手肘摆在后脑上，手肘无巧不巧地敲了牛乃堂的脑门一记，让

他痛弯了腰。

“贺兰平！”纪绿缇惊呼一声，又羞又窘地喊道。

“对，我叫贺兰平，隔壁贺兰征信社的老板，诸多指教。”他扯出无害的微笑，言辞里却是状似不经意地释出警告。

“征、征信社？”果然，牛乃堂的脸色变得难看，因为莫名其妙被拐了一记，也因他那令人神经紧绷的职业。

“是，牛先生有事需要我为你服务的么？”犀利的黑眸冷睨着他，笑意始终不曾到达眼底。

“开、开什么玩笑？当然、没有。”牛乃堂强自镇定，却无法将话说得流畅。

“那就好。”贺兰平站起身走到开放式厨房，兀自冲泡起他惯喝的咖啡。“会找上我们这行啊，通常不是什么‘好事’。”不是抓奸就是寻人，的确都不是什么好事。

“呃……”牛乃堂有点坐立不安，他弯身倾向纪绿缇。“小缇，你没告诉他，我是你的未婚夫吗？”男人嘛！他挺在意贺兰平刚才说的那句“她的男人”。

虽然这个未婚妻是长得差强人意了点，但大男人心态作祟，他还是希望可以娶到一个除了附加价值，各方面背景都算“清白”的女人。

“说啦！”可是说了等于白说，贺兰平根本没听进去。

“那他……”干么那么不识相？

“牛先生，人前说悄悄话是不礼貌的行为哦！”贺兰平端来咖啡，站着的身躯看来更为高大。“有什么意见不妨摊开来说，我们可以‘共同研究’。”他强调某些字眼，希望牛乃堂可以知难而退。

可惜，牛乃堂是只不长眼的白目牛，丝毫听不出贺兰平的警告。

“这个……贺兰先生。”他觉得该申明自己的所有权。“我想你可能不晓得我的另一个身份，我是……”

“我知道啊，小绿缇的未婚夫嘛！”眸心闪过一丝冷焰，在牛乃堂来不及发现之前便已消散。“窈窕淑女君子好逑，在小绿缇还没步入礼堂之前，人人机会均等。”

他亲昵地揽了揽纪绿缇的肩，刻意坐在地单人座的沙发扶手，意在暗示牛乃堂，他和纪绿缇的关系“匪浅”。

“这……”牛乃堂的脸色变了又变，坐立不安已成了如坐针毡。

“别闹啦！”纪绿缇拨开贺兰平覆在肩上的手，颊上一片红霞。“贺兰平！”她小声地嘶吼警告。

“别急嘛，小绿缇。”贺兰平笑意加深，眼角余光不着痕迹地瞟向牛乃堂。“不论你有什么‘需要’，我们总得等客人走了再说。”他完全以男主人的身份自居，而且轻松愉快。

“贺兰平！”纪绿缇的脸烧得火红，一掌拍在他结实的大腿上。

“我看我还是先走一步。”牛乃堂的耐心已撑到极限，他没那个闲情逸致看他们打情骂俏。

“啊，表哥要走了吗？”不知怎地，纪绿缇有股松了口气的释然。

“嗯。”牛乃堂无力地点了下头。

“不送。”贺兰平可乐了。快走吧，讨厌鬼！

牛乃堂意兴阑珊地走到门边又回过头，陡地向纪绿缇招了招手。“小缇，我跟你说话就走。”

纪绿缇看了看他，又抬头看了看贺兰平；贺兰平顶了顶下巴，让她去听听那家伙会说什么“好话”。

他可不是没度量的男人，不会连句话都不让她听，况且他就在一旁“监视”谅牛乃堂再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对她乱乱来。

“小缇，我们的婚事是你爸妈为我们定下的，现在他们不在了，我有责任照顾你。”持纪绿缇靠近，牛乃堂小声低语。“我希望你可以看在他们遗愿的分上，好好考虑清楚。”很没创意的，他用的永远是亲情攻势那一套，如果计生变，他还有最后的“下下招”，反正就是非得把她娶到手不可！

“我知道了。”她眼神一黯，微微低下头。

“我会再跟你联络，那我走了。”他装出失意的模样转身离开。

纪绿缇关好门，又在门边站了好一会儿，才旋身回到客厅。

“他又提婚约的事？”贺兰平眯着眼看她，明白这

女人八成又心软了。

“嗯。”她觉得好累。

表哥是常来找她没错，但两个人的谈话几乎没什么交集，千篇一律地，除了婚约还是婚约；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她履行了婚约上的指示，和表哥成为夫妻，那么她和表哥之间还会有什么话题？

难道真要她选择一桩无言以对的婚姻吗？她迷惘了。

“小心牛皮糖，他不是个好东西。”牛乃堂在乎的不是她纪绿缇这个人，而是纪绿缇这三个字，背后所代表的金钱意义。

“你怎么可以这么说？”她拧起眉，不甚赞同地瞪他一眼。的眉高高扬起，为她维护牛乃堂的神情。

“那你又知道他在想什么了？”想起表哥临走前的落寞，她便觉得于心不忍。“他只是想跟我结婚罢了。”

“你以为他是真心想娶你么？”设想那个充满欢乐、花团锦簇的婚礼场面，他就有想揍人的暴力冲动。“你知道他图的是什么？他图的是你爸妈留给你的那笔基金！”

“你怎么可以把人形容得如此不堪？”难道他就不能改改那颗满是阴谋论的脑袋吗？“那又不是多大的一笔钱，他犯不着为了那些钱换一桩没有意义的婚姻！”

她认为人性本善，也永远搞不清自己拥有的财富，而且牛乃堂还是她的亲戚，她就不相信表哥会是个心机城府如此深沉的人。

“你当真想嫁他了？”眯起好看的黑眸，贺兰平的声音陡地变冷。

他知道她是个没有金钱概念的女人，她从不曾在乎自己拥有多少身家财产，但这并不表示她就可以达防人之心都没有，傻傻地让人家用假文件、假婚约牵着鼻子走！

“有何不可？”她桀骜地抬起下巴。“这世上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，有人疼我没什么不好！”起码表哥都不会对她凶，不像他，凶巴巴又不时骂人家笨！

“我呢？”以臂环胸，怕自己一时忍不住冲动会掐断地细瘦的脖子。“你当我是什么？把我放在哪里？”他知道自己口气像个怨夫，但他就是忍不住！

“你……”她的心脏微微发疼，根本理不清两人之间混乱的关系。“是老板、是邻居、是朋友……”

“够了！”她每说一句，他的心便冷一分，表情逐渐狰狞了起来。“好一个老板、邻居、朋友，你就这么随便？随随便便就跟老板、邻居、朋友上床？！”他气疯了，不惜以最尖锐的言辞戳破她的逃避现实。说这种话？！”小拳头握得死紧，他让她了解文字竟会有如此惊人的杀伤力！

“不然呢？你还要我怎么说？”他笑，笑容里有股抹不去的苦涩。“说你这个不知人间疾苦的千金大小姐，把我贺兰平当成你专用的侍寝牛郎？”

“贺兰平！”她终于尖叫出声，圆圆的眼蓄满氤氲水气。“你住口、住口！”

他怎么可以……怎么可以将她形容得像个人尽可夫的女人？！这令她几乎喘不过气。

“我跟你还有什么不能说的么？嗯？小绿缇。”指尖滑过她脸颊的优美弧度，刻意营造的亲昵，在此刻竟显得嘲讽且刺耳。“在我们上床做爱的那一刻开始，我们之间就已不存在任何秘密了，是不？”他佯装轻松、说得暧昧，心口被她划开的伤口却不断撕扯、扩大，使他慢郁得想哭。

“不要说了！不要再说了！”手掌紧贴耳侧，她紧闭双眼大声喊叫，不敢看他伤人的眼，更没勇气听他毫不留情的批判。

“告诉我你不嫁，不嫁给那个混球！”使力扯下她捂住耳朵的双腕，他一字一句吼得震天价响。“我不准你嫁给那个混蛋！”

“你可恶！你好可恶！”这是她所能骂人最恶毒的字眼，地颤巍巍地扭动双手，怎么也挣不开他那足以折断腕骨的箝制力量。

“说啊！你不用怕嫁不出去，顶多我发你！”

一句咆哮震慑住两人的神智，也同时震掉了两人脸上的血色——

喔哦！一时情急，他冲动地用了最糟糕的求婚方式。

“贺兰平……”眼眶里的水气终于泛滥成灾，一巨大的泪珠滴滴滑下脸庞，也灼伤了他的心，令他不由自主地松开对她的箝制。“你走……走，走啊！我不要

再见到你！我永远、永远都不要再见到你！”虚软的声音渐次加大，到最后甚至叉开尾音，她失控地怀啣大哭。

“绿缙……”他的心脏凝缩再凝缩，两只脚像在地上生了根似的，动都动不了。“我……”

抬起手想安抚她，但转念一想，思及她不知变通的脑袋，和对婚事莫名其妙的坚持，一股气闷直冲脑门，他不禁僵硬且颓丧地放下手臂。

“走呀！永、远、不准再、踏进这里、一步！”抽抽噎噎地把话说得完整，她搞着脸冲进房间，用力甩上房门，也将他甩离自己的心房。

懊恼的情绪盘踞贺兰平挺直的躯干，他僵直地杵在她的客厅，久久、久久。

1	2	3
4	5	6

“笨蛋纪老师！”纪绿缇单方面认为的分手，让三个孩子全黑了脸，小莫心直口快，一时忘了掩藏便大刺刺地脱口而出。

“不！你千万别说你要嫁给那颗牛奶糖！”小臻神经质地大喊。噢！如果要牛奶糖当她的师丈，她宁可转班到隔壁去跟贺兰平学当侦探！

“我的老天！”小伟伤脑筋地抚着头，半句话都说不出口，感觉玩具反斗城里的玩具逐渐飞离他的视线。

“小孩子别管大人的事，你们只要尽本分把舞跳好就行了。”肿着核桃般的泡泡眼，纪绿缇像极了被丢弃

在路边纸箱，祈求怜悯疼惜的可怜小猫。

就因为她一副狠狠哭过的模样，眼睛、鼻子都红通通的，三个孩子就完全没了上课的欲望，围着地非得问出个所以然来，结果，只得到“我和贺兰平吹了”七个字。

“那怎么行？”小莫挑起眉，这是认识贺兰平之后养成的习惯动作。“贺兰先生怎么可以把你给惹哭了呢？”

“而且哭得很惨。”小臻点点头。

“像肿起来的猪头。”小伟再出一击。原来女人哭起来是这样的呀！以后他绝对不让他的女朋友哭，因为实在太丑了。

纪绿缇的鼻头又泛起酸意，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上课情绪毁于一日二吸气再吸气，眼泪还是耐不住地一颗颗掉下来。

“喔哦，惨了。”小臻吐了吐舌头，感觉大祸临头。

“别哭了，纪老师。”喜欢就喜欢嘛，干么还要跟人家分手呢？小莫搔搔脑袋，搞不清楚大人的思考逻辑。“你要不要再跟贺兰先生谈谈看？”妈妈说，有话别放在心里，要说出来才是健康的做法，她一直牢记在心。

纪绿缇捏在手上的手帕拧得绉巴巴，细瘦的脖子摇得快断了。

“喵呜——”“淑女”像能理解纪绿缇的矛盾感情似的，乖乖地蜷伏在女主人的脚边，低声又无奈地轻

轻喊叫。

“纪老师，你到底喜不喜欢贺兰先生啊？”他们三个小太监都快急死了，结果纪老师这个爱哭的女皇帝，好象还搞不清楚现实状况，只会不停地哭哭哭，女人真是麻烦极了！

纪绿缇没有说话，但红色的脸蛋却说明一切。

其实她也搞不清楚自己什么时候把心遗落在贺兰平身上，可是他恶劣的指控深深地伤了她的心；在止不住眼泪地哭了一天一夜之后，她总算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感情的归属，但决裂的话已说出口，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。

“糟糕，看来情况不大妙哦……”小臻垂下肩膀，似乎接收到纪绿缇泪湿的眼所传达的讯息。

“惨了，后悔莫及了。”小伟的观察也和小臻八九不离十，凉凉地说了句。

“噢！可怜的纪老师。”小莫完美地做了批注。

纪绿缇一听，眼泪更是止不住地滑落，真是“悲到最高点，心中怨小孩”。

陡地，电话铃响起，纪绿缇吸吸鼻子，又深呼吸了两口气才接起电话。“喂……哦，是你啊表哥……”

“喂，喂！”小莫的眼睛闪了闪，拉着同伴跑到客厅另”方角落。“我们想想办法帮帮纪老师嘛！”

“还能有什么办法？人家都吹了！”小伟无力地摇头晃脑。

小臻和小莫狠瞪他一眼，拉长了耳朵偷听纪绿缇和讨厌的牛奶糖讲电话。

“我不想出去……嗯——不，那好吧，明天晚上六点，在哪里……华信饭店？我知道了……”

纪绿缇带着浓厚鼻音的对话断断续续传来，小莫和小臻对看了眼，交会的视线顿时冒出晶亮的火花。

“小臻，你听清楚了没？”小莫笑得很贼，用手肘拐了拐小臻。

“嗯。”小臻露出和小莫一模一样的笑，两双眼同时弯成上弦月，笑看着悲观的小伟。

“你们两个在做什么？我怎么都看不懂？”男孩子果然比女孩子来得钝，他莫名其妙地看着同伴贼贼的笑，笑得他头皮发麻。

“太好了，我们找到帮助纪老师的方法了！”女孩们笑得花枝乱颤，还得小心压抑笑声，不让当事人纪绿缇听见。

“什么方法？”小伟还在五里云雾之中，他愣头愣脑地问道。

“笨！”小莫敲他一记响头，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。“等事情成功了再告诉你。”

呵呵，就让她们两个小女生卖个关子，等事成之后再跟这个臭男生分享吧！

10

“可爱的小表妹，你说，我该从哪里下手才好？”牛乃堂涎着淫秽的笑意，站在床边揉搓着双掌，俯视瘫软在床的纪绿缇。

“不……表哥……”纪绿缇全身软绵绵地使不上力，虚软地在床上躺平。

她真的不晓得事情怎么会演变成这等阵仗。

昨天接到牛乃堂的电话，他说要请她吃饭，顺便带她去散散心；由于跟贺兰平发生争执，让她的心情跌到谷底，所以她才会答应牛乃堂的邀约，没想到这会是赴约后的恐怖下场。

她不过是喝了一杯果汁啊！甚至连晚餐都来不及吃，全身的力气就像被抽干了似的，眼睁睁地看着牛乃堂把虚软的自己架进饭店订好的房间，却无能为力。

“你到底让我喝了什么？”再笨，她也知道果汁被牛乃堂动了手脚。

“不过是一点迷药而已，不伤身的，只会让你乖乖地不轻举妄动。”牛乃堂笑得意气风发，顺手脱掉西装外套。“谁教你不乖，三番两次拒绝跟我出来，这是你咎由自取啊，小表妹。”

这可是硕果仅存的体面外衣，弄绉了可不妙。

“没用的，表哥。”虽然事已至此，她仍尊称他一声“表哥”，企图打消他的邪念。“我已经是……贺兰平的人了。”

她想清楚了，这种事强求不来，她无法勉强自己接受表哥、甚至任何一个男人，除了贺兰平。

“哼！我原本以为你这不起眼的丑小鸭没有人会跟我抢，没想到竟会冒出个眼拙的侦探，可惜他还是斗不过我！”牛乃堂冷哼了声。

“你、怎么说这种话？”纪绿缇努力撑大眼球瞪他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还有什么话我不敢说？”牛乃堂盯着她的眼，渗入一丝冷戾。“为了让你心甘情愿带着你的信托基金嫁过来，我几乎踏断你家的门槛，没想到你倒是早就跟那个笨侦探暗通款曲了，那么，我还需要怜惜你吗？”

“你……真的是为了……”爸妈留下来的信托基金？！

“不然你以为呢？贪恋你的‘美色’？呵，省省吧！”他撇撇嘴，狰狞、丑陋的心态尽露。“像你这样的货色，酒店随便一抓都是一大把，多得是比你漂亮千百倍的绝色公关，要不是为了那笔钱，我才不会浪费时间跟你周旋！”

纪绿缇悲哀地摇着头，没想到贺兰平说的都是实话，他没有骗她，从来没有！

是她误会他了。

所有阴谋既已曝光，牛乃堂只想速战速决。“别浪费时间了，来吧！”他快速地脱掉自己的衬衫、长裤，急色地爬上床。

“我说过没用的，我不会嫁给你。”他怎能如此厚颜无耻？决定权在她，她有权决定自己嫁或不嫁。

“你会的。”说到这个，牛乃堂可得意了。“我当然知道你不会轻易就范，所以我早就准备了摄影用具，只要你不乖乖听话，待会儿我们上床的证据就会‘不小心’流出去；你是聪明人，我相信你明白我的意思。”

纪绿缇惊喘了声。“你竟然用这么卑鄙的手段？”她不敢相信地瞪大眼睛。

“为了钱，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”他开始动手扯她身上的衣服。“少废话，你认命吧！”

“不要！你不要碰我！”她拼了命地挣扎，可惜双臂像是灌了铅的水泥似的，半丝力气都使不上。“你不要乱来，贺兰平会来救我！”明知这是不可能的事，她仍希冀这可以吓阻牛乃堂的兽行。

“来啊！等他来也来不及了。”他嗤笑。“我就不信他受得了自己的女人让别的男人给抱了，到时候他只会觉得你是残花败柳而已！”口出伤人恶语，要她断了妄念。

“不要！”她恨死了自己的无法动弹。“你会不得好死、坏人、大坏蛋！”她惊恐地看着他挑开自己的薄外套，还想向高领棉衫进攻，吓得她瞳底泛起水光。

“你尽管骂好了，等那笔钱到了手，你看我怎么修理你。”不理睬她口头上的谩骂，他的心早已被即将到手的大笔金钱掩盖了良心。

“求求你不要……不要啊！”她知道这时候哭是最没用的方式，可是她就是止不住害怕和眼泪，一颗颗水滴沿着脸颊没入枕下，无助的心只能想起一张爱恋的脸庞。

“贺兰平……贺兰平！你到底死到哪里去了，为什么不来救我？！或许是惊极生怒，她羞愤交加地扯开喉咙嘶吼！

牛乃堂正想取笑她没大脑的叫嚣，不料此时传来刺耳的敲门声。

“谁？”人要做坏事时，最怕也最恨别人来打扰；牛乃堂当然不例外，他捂住纪绿缇急欲求救的小嘴，满身戒备地回头吼叫。

“送餐。”门外飘来恍若是服务生的声音。

“我没点餐。”他哪有时间吃饭？哎哟！该死的女人，竟敢咬他？！

“这是刚才在楼下点的，经理要我送上来。”服务生耐心地解释。

“不需要了，拿走。”要死了！这女人非得不断地咬他吗？早知道放安眠药还来得干脆！

“很抱歉，先生，这是饭店的规定，你不收我们会很困扰。”服务生很坚持，大有不来开门就不走人的打算。

“该死！”牛乃堂低咒了声，抓来刚脱掉的衬衫塞进纪绿缇嘴里，大费周章地抽走窗帘固定带绑住她的双手，又匆匆忙忙地套上长裤，这才走去开门。

“唔、唔！”纪绿缇不安分地扭动身躯，并试图发出声音。她知道这是自己惟一求救的机会，可惜事与愿违，由于药效仍在，她的扭动根本无济于事。

当她挫败得快哭出来时，门口突然传来牛乃堂的惊叫声，让她重燃一丝希望……

1	2	3
4	5	6

“早就叫你注意牛皮糖那混蛋，偏不听啦！现在好了，要不是我来，你早被他吞噬入腹，吞得一干二净！”贺兰平一张嘴因情绪放松而叨念个不停。“说你蠢还不承认，你看，非得搞成这样才高兴么？”

“你……又没人叫你来，你来做什么？”纪绿缇原本涨满的欢喜和感动，却被他那跟温柔扯不上边的言辞，给逼得倔强了起来。

又说人家笨！他也不想，她之所以会让牛乃堂有机可乘，究竟是谁造的孽？

“你这女人，一点都不可爱！”一口气逼上胸口，他好看的眉拧了起来。

虽然两人之间有了龃龉，但她和牛乃堂的婚事还是有破坏之必要，他不能眼睁睁地看她羊入虎口。

连着几天，他跟踪牛乃堂东奔西跑，看他买了些针孔摄影器材和一些奇怪的药物便心知不妙，正巧那

三个小鬼头昨天又赶来报讯，说她答应了牛乃堂的邀约——晚上六点，地点约在华信饭店。

饭店？！就说这女人没大脑，果真还真是没脑袋，她不知道饭店是有附设房间的么？白痴都晓得牛乃堂那家伙在打什么鬼主意！

所谓狗急跳墙，牛乃堂八成眼见拐她不成便心生毒计，好一个恶毒的烂痞！

联络好陈律师，要他约莫一个小时后通知警方逮人，然后一路跟随两人到约定的饭店，心里可说是百味杂陈；千想万想，想不到他“抓猴”的通天本领，会有用在自己女人身上的一天。

亲眼见牛乃堂在她的果汁里下药，他耐着性子没当场揭发并拍照存证。因为这女人很笨，性子又直，说不定还会反过来编派他的不是，索性让她尝点苦头，到时再来个英雄救美，胜算可能会大一点。

说到英雄救美，这时机上的确不好拿捏；人家房门一关，里面发生什么事，外面的人哪会知道？于是随便丢了颗窃听器往门缝里一塞——啊哈！所有对话无所遁形，时机自然拿摸得精准无比。

原本听她说什么“我已经是贺兰平的人了”，心里还有点小感动，等到牛乃堂不知死活地出来开门，便狠狠地送上一记“锅贴”让他粘在墙壁上，顺道让随后赶来的员警扭送警局；没想到英雄救美之后，这女人居然翻脸不认帐，说出来的话简直挑衅人类理智！

“我……我就是不可爱怎么样？”她积计径比岩素

节匕取虹堡三个字，可是他的“不可爱”比牛乃堂的“丑小鸭”还伤人！“既然我这么不可爱，你干么还来破坏我跟表哥的好事？”噘着嘴，眼里泛起红雾，她，可委屈了。

“你你你……”他气得都结巴了。“是谁在那边鬼吼乱叫，说什么‘贺兰平，你到底死到哪里去了，为什么不来救我？’之类的话，既然都被这么诬蔑了，我还能不进来救人么？”他记得可清楚了，毕竟想起来都觉得心疼。

“后！你要是觉得委屈，大可以不要来啊！我的事情与你何干？！”她胀红了脸，当然没忘记自己情急之下脱口而出的求救，可一张粉脸就是拉不下来嘛！

“你！”他气炸了，一张脸比张飞还要黑！“好，算我多管闲事！”

再跟她说下去，圣人都会抓狂！他火大地跳下床，打算将这恼人的女人丢诸脑后。不过，只是暂时，他不确定自己可以忍得了多久不见她。

“你……就这么走了？”没风度的男人！她刚才受到那么大的惊吓，难道他就不能哄哄她吗？她噤嚅地开口问道。

“不走要干么？”他微顿，脊背绷得死紧。“留在这里惹人嫌么？”拙死了、笨疯了、蠢毙了的贺兰平，什么英雄救美？人家根本不领情！

纪绿缇委屈地蓄满泪水，陡地伸手由背后抱住他的腰，阻止他离去的脚步。“对不起……对不起……”

贺兰平绷紧下颚，怒气勃然的情绪还没平复。“你不是没错么？道什么歉？”他粗声粗气，心里就是觉得不舒坦。

“嗯——你为什么……要来救我？”知道他在气头上，她聪明地转了个弯；当然，主要是因为她记得小莫说他喜欢她，而她想听他亲口对自己说出来。

“我、咳！你搞清楚，我可不是自愿来的，是那三个小鬼拜托我才来的！”背着她的脸上浮起可疑的粉色，他清清喉咙，不甚自在地瞪着围在腰间的白嫩小手。

唇边勾起淡淡的笑，她满足地靠上他的脊背，脸庞上微湿的水气沾染他蓝色的衬衫。“那么，小莫说的话，我不能当真喽？”

喉结滚动了下，他的嗓音变得粗哑。“她说了什么？”该死！那小鬼到底泄了什么密？

“她说你喜欢我。”这男人不点不亮，她就好心地提点他。

“呃，你知道……那三个小鬼精得很，他们的话、能、能信么？”莫名的，他变得结结巴巴，”双眼始终瞪着腰间的手。

“嗯，那我就当你——不喜欢我？”当一切变得清明，她有了促狭的闲适。

“谁说我不喜欢你？”他霍地转过身，焦躁地对上她戏谑的眼。“你？你戏弄我？”后知后觉的，他发现自己被戏耍了。

“我没有。”她无辜地眨着眼，像极了神秘的小野猫。

“真的没有？”他挑眉，不很相信她的声明。

“没有。”她嘟着唇，小手爬上他的蓝色衬衫，天真无邪地玩弄他胸口上的钮扣。“我不及你聪明，哪戏弄得了你？”

“你在做什么？”他眯起眼，瞳眸锁住她半掩的长睫，呼吸变得微促。

“你这颗扣子好象快掉了，回去记得脱下来给我，我帮你缝一缝。”佯装听不懂他的问话，小脸却微微泛红。

“你何不现在帮我脱了比较快？”他勾起邪魅的笑，附在她耳边低语。

“嗯，这里……又没针线……”啊，不小心扯开两颗钮扣，她真的不是故意的。

“嗯？”凑近了点，唇瓣轻触地红嫩的耳朵。“你这是在求和么？”

“对不起……”哎呀，手滑了下，“不小心”滑进他的领口，触碰到结实的胸肌。

“没诚意。”伸出舌尖舔啮她深陷的耳窝，大手爬呀爬地，爬上她胸前浑圆的软丘，隔着外衣磨蹭山丘的顶点。

“唔……那、怎么才算诚意？”她软声问道，小手轻揉他胸前的凸起。

“啊……”他呻吟出声，”口含住她圆润的耳垂。

“下面一点……”

下面一点？她受教地移动小手向下延伸，意外地碰到累累腹肌。“好硬。”跟她平滑柔软的小腹完全不同。

“再下面一点。”他的声音沙哑难辨。“再下面一点会更硬。”

啊！这下她终于了解，他的“诚意”是多么骇人的一件东西！

“你……坏！”踟继半天，她好不容易才虚弱地挤出两个字，双颊已然烧红。

“再坏，也坏不过那个牛皮糖。”他还恼呢！平白无故为那家伙喝了几大缸陈年老醋，都是为了她，这该死的女人！

“别再提他了。”她抽回小手按上他的唇，就怕他又提醒自己犯下的错误。

黑黝黝的眼锁住她艳红的娇颜，张嘴咬了下她的纤指。

“啊！”干么咬人家啦！她手指收得飞快，埋怨地晰了他一眼。

“以后不准你再这么吓我！”他凶狠地警告。

“人家又不是故意的……”嚅嚅低语，她委屈地低下头，不敢看他责备的眼。

“不是故意都搞成这样，要是故意的那还得了？”他哼了声，就是不肯轻饶她。

“人家道歉了。”声音变得更软，一副楚楚可怜的

模样。

“不是说了没诚意的么？”轻佻地睐了她一眼，执起她的手按向胯间鼓起。“来，继续。”他爱死了那销魂的滋味。

“不要啦……”啊，脸好红、心跳好快，这手……到底要不要作怪？

不由分说地堵上她抗议的小嘴，舌尖在她芳香的檀口里挑起漫天战火，双掌不甘寂寞地褪去两人身上的衣物，急躁地覆上她最敏感的每一寸肌肤。

“不要……你今天好疯狂……”灼热的抚触比以往的每一次都来得深入且粗鲁，却意外地带给她更狂猛惊蛰的强烈快感，逼得她娇喘不休、连声娇吟。

“从现在开始，不准你再想别人，听到没有？”他几乎快失去她了，从那次失败的求婚之后；他有种失而复得的悸动。

“嗯……连你也不行吗？”别人，就是除了自己以外，所有其它的人，那么包不包括他呢？

“谁说的？！只准想我，知不知道？”扭曲狰狞的俊颜狠瞪着她，肢体却透露着最温柔的爱抚语一遍。

“你好霸道。”唉——偏偏她爱极了他的霸道。

“不然哪天你又让人给骗了都不知道！”他心脏无力，无法再承受一次这种刺激。

“嗯……可是你……又没说喜欢我。”千转万转，就为了讨一句爱语。

“我是不喜欢你。”蠢女人！他都做得这么明显了，

她还不懂么？笨死了！

“啊？”她愣住，身体蓦然变得僵硬。

不喜欢她？那现在的裸裎相见算什么？委屈心态再现，她可怜兮兮地红了眼眶。

“我当然不喜欢你。”拨开她额前的发，蒙满深情的黑眸锁住她泛着红雾的眼瞳。“我爱你啊，小傻瓜。”末了，浑身一阵哆嗦。

老天！这种话真够肉麻的了，好险没被别的人听见！

“你……”噢！她又想哭了。

“不准哭！”他突然捞起丢在床下的衬衫，由口袋里摸出一个红丝绒小硬盒递向她。“响！给你的！”

隐隐猜到那会是什么东西，心头像是喝了蜜般的甜。“我不要！”这个男人就是没情调，有人戒指是这么给的吗？哼！不收，他需要再教育才行。

“不要？！”声音蓦然拔高N度，黑瞳里闪过一丝惊惧。“看都没看就说不要？你看清楚！好好地给我看清楚！”他气急败坏地将小硬盒塞到她手心里。

她打开盒盖，红色的丝绒内里躺着一只炫目灿亮的白金钻戒！无可避免地，才歇止的泪意又冲上眼眶，红得像两只小兔眼。

“又怎么了？”惊见她又将大水溃堤，他心慌意乱得不知如何是好。“你到底收是不收？”那可是他血淋淋的心意啊！

而且求婚这档子事，失败一次已经丢脸丢到姥姥

家了，要再来一次，他……他“屎”了算了！

“你……你没说为什么给人家戒指。”虽然没有花前月下也没鲜花，但最起码的求婚词还是必须的。

“这……”他烦躁地扒扒头发，顿时头上顶了个鸟窝。“还不就是那个意思么？”要命！这比甜言蜜语还难上千百倍，岂是他这铁铮铮的汉子所说得出口的？

“什么意思？我不懂。”螭首低垂，她笑中带泪，指尖轻抚触感滑腻的红丝绒。

“不懂？！”他的声音尖锐了起来，双肩微垮。“这不就……结婚啦！”他总算支支吾吾地吐了几个字。

“谁跟谁要结婚？”她继续装傻。反正他老说她笨，那她就笨到底好了。

“纪录缇！”他懊恼地低吼，扒过的鸟窝成了堆杂草。

这女人摆明了整他，他发誓，她绝对懂他的意思！

“嗯？”她软软的、轻轻的、柔顺的应了声。

“好，你听清楚了。”深吸口气，他妥协了，谁教他就是栽在这笨……不，极精明的女人手上！“你，纪录缇，嫁给我，贺兰平。”他小心且清晰地一字一句说得清楚明白。

呜……丝丝感动化成点点珠泪，她霎时泪湿了瓜子般的小脸蛋。

“拜托，别又哭了……”他无力地呻吟了声，头疼地抚着额。他才想哭呢！这女人到底答不答应做他的“牵手”啊？

“啊！不管了！”他忽然大叫，粗鲁地抢回她手中的硬盒，笨手笨脚地拿出里头的戒指，极其笨拙地套进她左手纤长的无名指。“就这么说定了，不准反悔！”

“嗯。”这次她点了头，很明确地给他回答。

像吃了颗定心丸，心头涨得满满、满满，他痴傻地笑了。

但——接下来要做什么好？

“不如我们……把刚刚没做完的事做完，好不好？”看她娇羞的模样，适才来不及发泄的满腔欲火轻易地再次点燃。

地仰起螭首，红唇贴上他几乎没停过的嘴，舌尖绕过他菱线分明的唇线，柔软小手顺遂其意地覆上他的阳刚，无一言地应允他的要求。

“我就知道你是只热情的小野猫……”他的声音变得破碎，浅浅的呻吟在他喉间漾开，灼热身躯覆上她娇软热情的娇胴，让彼此的爱恋永不失温——

终 曲

“看吧！行家”出手，便知有没有。”盘坐在婚纱摄影公司的一角，小莫得意洋洋地学着她老爸的口吻吹嘘着。“对不对，小臻？”

“嗯。”甜甜的笑浮在唇边，圆圆的眼滴溜溜地滑向摄影棚里，稍嫌笨拙地摆动肢体的俊男“笨”女。

啊，真好！王子跟公主终于可以“从此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了”。

不过，在小生命冒出头之前，他们会恪尽职守，三不五时去打扰”下那对恩爱的小夫妻，免得脱离苦难太久，等到小宝宝出生后，纪老师会因为好日子过多了，突然受不了小宝宝哭闹的刺激。

“什么嘛！结果我们不过是去报个信，什么忙都没帮到。”小伟闷闷地嘟着一张小嘴，还在介意自己没啥表现的机会。“说来说去，功劳都记到贺兰先生头上去了。”

“功劳当然得记在贺兰先生头上！”小莫受不了地翻着白眼。“要是记在你头上，那现在站在纪老师身边的就不会是贺兰先生了，而是你啊，大笨蛋！”

“没错。”小臻笑孜孜地附议，条地冒出一个问句：“小伟，你不会想要跟纪老师结婚吧？”新闻里不都在讲，男女相差了三十二岁都可以结婚，而且是女生比较大哦！纪老师和小伟不过相差十四岁，说不定小伟他……

“乱、乱讲！”小伟胀红了脸，”颀头摇得像博浪鼓似的。“我、我才不想跟纪老师结婚呢！”

“真的吗？纪老师有点伤心呢！”突然纪绿缇的声音由他们头上传了下来。

正好棚内摄影告一段落，她和贺兰平走到三个孩

子后面，正想问问等一下要带他们到哪儿去玩，没想到一接近就听到小伟的“告白”，害得她小小地伤心了一下下。

“纪老师！”三个小孩说的悄悄话被偷听了去，全尴尬地红了脸，其中以小伟最甚。

“抱歉了，小伟，就算你会偷偷想过这个主意也来不及了。”示威似地搂了搂纪绿缇的腰，贺兰平笑得意气风发。“她已经是我的喽！”

“贺兰平！”纪绿缇娇嗔地捶了他一记。“你跟小孩子胡说什么？！”

终有一天，她会被他毫不修饰的一言辞给吓死！

“真是的……”小伟嫉妒地瞪了他环在纪绿缇腰上的手臂一眼，唉——还是觉得有点可惜说——

虽然纪老师不是什么天仙美女，可是她的个性还不错，如果要娶她当老婆……勉勉强强还、还可以啦！

“累了吗？我们要不要去吃点东西，还是要到哪儿去玩？”纪绿缇拉着厚重的裙□，善意地忽略小伟的“监介”。

“好啊、好啊！我要吃‘肯德基’。”小莫举双手赞成。

“麦当劳”上次敲过牛奶糖了，今天贺兰先生请客，换“肯德基”吃吃看。

“我想去看‘哈利波特’！”听说有巫婆还有怪兽呢！小臻期待了好久，终于找到机会可以成行。

“好啊！那小伟呢？你想去哪里？”小莫和小臻都

说了要求，那么小伟呢？纪绿缇弯下腰询问道。

“嗯，我想……”小伟小心地睨了眼贺兰平，有点害羞又有点介意。

“说啊，小伟，贺兰叔叔请客哦！”贺兰平好笑地看着别扭的小伟，他大概可以猜中这个小男孩的心思。

隐约想起小时候，哪个男生不会偷偷暗恋清纯可人的女老师，这只是人生中一个“病态过程”，长大就自然痊愈了。

在得到贺兰平的鼓励之后，小伟终于大声说出想了好久的愿望。“我想去玩具反斗城！”最好还可以买数码宝贝、金刚战士……一堆爸爸妈妈不肯买的玩具，贺兰先生会帮他搞定！

贺兰平和纪绿缇同时愣了下，同时将视线转向彼此，相视轻笑出声。

哎呀！都是上次随口胡诌惹的祸，不过，是该给他们一点小小的奖励。

“好，我们先去吃‘肯德基’，然后去看‘哈利波特’，最后再去玩具反斗城可以吗？”贺兰平照单全收。“不过，先说好，一个人只能买三样玩具，多出来的钱是留给纪老师的哦！”玩归玩、买归买，条件还是得先说定才行。

“耶！”

“太棒了！”

“万岁！”三个孩子全高兴地跳了起来，瞬时欢声雷动。

“这个……三样玩具会不会太多了点？”纪绿缇扯了扯贺兰平的袖子小声地问道，就怕养大了孩子的胃口。

“谁教他们让我完整无缺地把你娶回家呢？”所以功劳大如天，施惠不过是谢礼。

“贫嘴！”现在她骂人的词汇多了此丁当然贺兰平是她练习最好的箭靶。

“走吧，我们先去换衣服。”

衬着孩子们的笑闹声，贺兰平笑着拨着她的发，幸福满溢。

——全书完——

编注：

★关于沐沁汶和熊煜熙的爱情故事，请看“单身套房之一”《没关系小姐》。

★关于贝苡芙和甘璟琛的爱情故事，请看“单身套房之二”——《等一下先生》。

★关于单可人和褚擎宇的爱情故事，敬请期待采花系列“单身套房之四”——《无所谓先生》。

重男轻女子澄

偷懒了好几回，每次都教好朋友们帮子澄代笔写后记，你们有没有想念我呀？

“单身套房”这个系列想来有趣，当初只是想一些我们常用的口头禅来发挥，没想到“没关系”、“等一下”、“对不起”、“无所谓”等四句口头禅便“咻、咻、咻、咻”地跳了出来。

其实，其间还是有点小挣扎，为了先生和小姐的排列方式。

不知道读者们有没有发现，子澄笔下的主角偏好男生，每个男主角都是俊美得翻天覆地、极没天良；而女主角就显得可怜许多，充其量清秀啦、可爱啦、单纯啦、善良啦……反正完全跟“绝、色、美、女”四个字扯不上边，委屈哦——

不晓得为什么，子澄似乎无法忍受不帅的男主角出现在书宝宝里面，也或许是各作者之间的“默契”，坊间的出版品好象都大同小异耶！

这算不算是“重男轻女”的表现？！

老实说，子澄可以对天发誓，绝对没有重男轻女的心态出现，因为我们家宝贝正好一男一女，子澄对

待他们的、万式组对一模没有两样！

嘎？因为那都是我的孩子？！

呃，这么说也没错啦，可是书宝宝同样是我的孩子啊！虽然怀胎过程不似孕程那么长，可的确确是我费尽脑汁才榨挤出生的，我绝对不会偏心……

啊？！心中不满足，所以欲心求不满？

嗯，这么说也的确老育，实在感叹最近看到的俊男太少，有点心虚说。

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子澄发现帅哥娶的老婆通常不是美女，而美女录的老公也往往不是使男，既然无法忍受“遵守交通安全”的男人出现在书宝宝里，那么只得退而求其次，让女主角牺牲一点喽！

小声告诉大家，其实女主角也不算太牺牲呐，毕竟她们都得到英俊得养眼的老公嘛，你说是吧？

说真的，不管皮相如何，总归是人生父母养，任何人都有恋爱和获得幸福的权利。So，别太在意外表，只要看得顺眼就勉勉强强接受，一切以顺眼为重！

说了那么多，只为了证明子澄不是重男轻女的肤浅辣妈，大家千万划误会……

嘎？有越描越里州的嫌疑？

这个……这个……大伙儿就睁只眼闭只眼，相信子澄吧！

在此痛哭拜票——